懷慶府志

三十

15

LIBRARY
OCT 2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3
H52
H8654
1789
v.15

[redacted]

藝文志

記序

唐

故懷州刺史太子少傅楊公遺愛碑　獨孤及

皇帝嗣位二載河南侍賢二千石曰猗氏楊承仙者起聲鼓間爲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衆以身帥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時王師始平河北而覃懷幾歸於我大軍之後城郭爲墟相國涼公拔公於戎馬之上表爲刺史俾慰安斯民公既至則弔其瘡痍爲剪荊棘省事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

田之汙萊道爲沃野衣食河內數千萬家流入襁負不召自至如歸市焉鰥煢無告不能自耕者貸首種與農器而教道之視五穀所宜皆其程課勞來不怠使人無不咸返其本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饑飽必爲慘怛如身之恤臂指慈母之視幼子也性嚴不殘而恭勤奉法訓軍以律禁暴必肅有抵刑者雖拔葵把禾殺之無赦由是兵不爲盜猛獸不食人河內之犬無夜吠者人人得敦其業而厚其生上奇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宏農郡公邑二千戶拜其男銳河南府參軍方倚以牧民不遐其福大歷二年八月六日公薨於州春秋四十四皇帝悼惜詔贈太子少傅好事者譔公景行與公清直彊力能勤其官百城之州二

軍之帥可使居其任豈不朞而殞惜哉初岐國公曾昊之守襄鄧也公爲新軍佐敢冒死督戰奮士卒先蘭亂石中敗面滅鼻而不言病卒以是挫敵軍中服其義勇及涼公秉鉞公委質焉前後保河陽守高平安邊鎮鄴董戎壺口戮力危機之中賈勇倉卒之間雖盡敵是求常不顧身元戎賴之卒集大勳由是歷羽林金吾光祿殿中由光祿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而後至於是州也公嘗表請歸葬途由於洛陽人聞楊懷州之至也環而觀之及其還也懷人數千需於路聆其亡也闔境相弔童子不巷歌凡立誠應物者信不足則行失飾智沽名者實不足則名喪若楊公者非仁必由己而誠在言前則不能使千萬人悅

之之速如是某官某老曰壽等願復攀公之朱幡望公之清揚而靡因也故立石為碑以慰後人思其詞曰吳公文翁遭時無危因而綏之其六續易施公之來思大盜始夷師旅飢饉因於斯時頑民反側比屋流離飲公醇仁而忘怨咨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此其知典謨以吏為師豈必法令信則不欺功倍古人愛及楚人養宜後古欲俾壽無期嗚呼不傳舍我曷歸公俾我活何以報之我思公兮泣淚此碑

武昌令韓君去思頌碑記　　李白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宰單父人到於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君名仲卿南陽人也昔延陵知晉國之政

必分於韓獻子雖不能過屠岸之誅存孤嗣趙武然公厥
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不亦宜哉七代祖茂
後魏尚書令安定王五代祖鈞金部尚書曾祖晙銀青光
祿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州
都督府長史分茅納言剖符佐郡奕葉明德休有烈光君
乃長史之元子也妣有吳錢氏及長史即世夫人早孀宏
聖善之規成名四子文伯孟軻二母之儔歟少卿皆望縣
丞感槩重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
呼爲子[illegible][illegible]卿尉高郵才名振耀幼負美譽君自潞州銅
鞮尉調補武昌令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
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有饗玉者三江之巨橫

白額旦去清琴高張兼操刀承與二邑同化時鑿齒磨牙而兩京宋城易子而炊骨吳楚轉輸蒼生熬然而此邦晏如襁負雲集居未二載戶口三倍其初銅鐵曾青未擇地而出大冶鼓鑄如天降神旣烹且爍數盈萬億公私共賴之官絕請託之求吏無絲豪之犯本道採訪大使皇甫公侁聞而賢之擢佐輶軒多所宏益尚書右丞崔公禹稱之於朝相國崔公渙特奏授鄱陽令兼攝數縣所謂投刄而皆虛爲其政而則理 成去若始至人多懷恩新宰王公名廷璘嚴然太華浼然洪河含章可貞幹蠱有立接武比德絃歌連聲服美前政聞諸耆老與邑中賢者胡思泰一十五人及諸寮吏式歌且舞願揚韓公之遺美白採謠刻石

而作頌曰峩峩楚山浩浩漢水黄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
鼎據實爲帝里時囍世訛薄俗如燬韓君作牟撫兹遺人
滂注王澤猶鴻得春和風潛暢惠化如神刻石萬古永思
清塵

宋

四令祠堂記　司馬光

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秦國陳公省華有三子長
曰英國文忠公堯叟官至樞密使同平章事左僕射次曰
鄭國文惠公堯佐官至戶部侍郎平章事太子太師致仕
幼曰崇國康肅公堯咨官至武寧軍節度使皆贈太師尚
書令兼中書令始秦國爲濟源令縣西龍潭有延慶佛舍

三子相與為學其中既而相繼登進士科文忠康肅公仍居郡士之首遂接踵為將相始大其家子孫蕃衍多以才能致美官碁布中外故當世稱衣冠之盛者惟陳氏其後文忠公自樞密府出判河陽文惠公與其子主客郎中述古孫虞部員外郎知儉康肅公之子祠部郎中宗古前後為京西轉運使副主客君之子知素後為濟源尉濟源河陽之屬縣河陽京西之屬郡也四世凡七人涖官於是故濟源之人被陳氏之政為多秦公尤有恩於民能使其民既去而思之虞部君嘗行部過濟源遊龍潭佛舍見秦公善政錄眞宗皇帝賜文忠公詩主客君題名皆刻於石歎曰吾家所以能顯大於世自非曾祖父勤施仁政於民三

祖父力學以取富貴何從而致之乎至於今子孫蒙蔭祿不絕豈可不知其所自耶乃構祠堂於佛舍之側畫四公之像使子孫至者有所瞻奉並集三石刻皆置祠下且屬光為之記光曰光之文不足以發揚先君子之美不敢為虞部君曰不然知儉之建是祠非敢自矜奕世之美蓋欲來者見之知愛民好學可以大其家有以勸也光曰如君之言其志遠其事益大矣光何敢辭若夫四公之事業則有國史在光不敢及也熙寧七年五月辛酉記

元

代祀濟瀆北海記　揭傒斯

天地生生之道本乎一氣氣者水之母也天一生水為五

行之首蒸爲雲雨流爲江河始源泉終四海利周萬物澤被生民此水之恒道也一失其道則水旱薦興饑饉害至生生之機於是乎舛矣是以國家之祀先天地次五岳五鎭四瀆四海有謹而不敢怠乃正月之吉天子御便殿擇可代祀岳瀆者親以香幣授翰林侍講學士愛牙赤集賢直講學士揭傒斯祇奉彝典有事於北岳北海濟瀆南鎭以二月十日巳亥與守臣懷慶路總管仇濟孟州知州完顏眞吉濟源縣尹郭居民等以羊一豕一祭於濟瀆仍以是日望秩北海於廟之北如濟禮甘澤霈霖與神俱降天子至誠無遠不通乃爲之言曰惟水其德在比爲我元受命之符其體周流天地爲天下生物之本則海瀆之神於

國家所係爲尤重而比歲諸郡大水五穀不登萬物不得
其所上爲天子憂下爲斯民病此固天地之數然國有忠
臣仁民而愛物禱豈無是心哉夫天以恒道生地以恒道
成水實爲天地之功用天子所以崇祀於海瀆之神者務
求順其恒道長爲國家利澤而已斯言也禱必鑒之

重修孟州記　尚企賢

孟之雄藩其來遠矣周爲三輔唐號六雄後乃改河陽軍
節度使爲孟州三城節度使至宋仍以三城節度置使焉
及金改爲防禦使州處黃河北當天下之衝據津梁之要
舊州瀕河地勢卑濕水泉潟鹵民居墊隘大定戊申防禦
使么公移築於此公廨私第庵觀寺廟一依舊制遷舊民

而實之舍汚萊而獲爽塏幾三十年東圖淇水西附紫金山河表裏相錯如繡平嵩一覽極爲壯麗上應列宿之張下近瀕圭之地氣得天地之正物需霜露之均東西兩京之間冠蓋相望人物熙熙梅橙花竹比屋皆然春朝巷陌羅綺香風秋夜樓臺管絃白月蓋禮樂衣冠崇文之地民不習戰至興定庚辰貔貅一拉掃地無餘迄今四十餘年荒墟廢井狐兎蒿萊及壬辰天兵南渡有京西總帥范公率諸部歸附蒙賜金符治所屬之民兼領於孟至元丁巳欽受恩命復立新孟翌日登陴一眺折塞荆榛茅屋數家而已乃召耆老舊民圖畫街衢標注坊巷除屏字寺觀廟址外聽諸人修立僉日總帥勤於物務夙夜不怠使荒殘

廢邑復見儀型豈不偉歟竊念瘡痍之民所倚賴者我公之惠政耳倘一旦功成改除他邑使吾輩大失所望至辰年欽奉聖旨宣授孟州長官於是遠近聞之莫不相賀以至女子牧童咸見謳歌而後得我公之久守是土免懷借寇之憂矣於戲公公創立於前范侯重修於後俾後人安居樂土久享康寧之福皆膺命開展疆埸之力也中統四年二月間宣差孟州達魯花赤阿里任新附之民而并治之公諱貞字彥成登封人也家世出於文正之裔備文武之資有經濟之量寬厚愛民不爲苛政由是人多歸焉中統五年八月吉日立石

殷烈祖廟碑記　　郝經

大河之陽有廟曰湯王絕去老岸深入故道瞰臨中潭蓋以王伐夏救民光有天下旱乾而無水溢故廟於是假其神靈以禦河伯懷襄悍猛之患不知其幾千百年稽天之浸漸入地中迆邐南却遠廟數里益出腴田貽我來[illegible][illegible]則大穰於是邦人益知有相之道庇神之休靡來祈[illegible]禮盛先稷焉歲戊午詔以懷河陽爲今上湯沐邑於是經在藩府得賜第懷賜田河陽河陽吏以田籍進疆畛之中有店曰楊子楊子之東廟曰湯王即此廟也廟前有水曰溴乃晉溴梁水也盡在賜田內郝氏之先繫出有殷帝乙之支子今啟南陽之田而得烈祖成湯之廟焉衰門微族而遇其祖豈將令繼緒不忘乎　時河陽進士荀宗道從余學

其家故爲大姓在廟之側桑梓阡陌與賜田接乃命其弟
宗禮規廟周之地廓其神宇令河陽守置戶衛護仍爲崇
飾象設增伊尹仲虺二相之像以一神德按祭法能禦大
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王拯民於水火之中可謂禦
大菑矣廟於河而河不溢可謂能捍大患矣其世祀也宜
哉夫上世帝王皆以名稱宓犧神農皆是也至堯舜之世
始有祖宗之號曰文祖神宗至夏后之世則以禹爲皇祖
殷之世以湯爲烈祖其後嗣王亦各有號曰中宗高宗然
於簡策則皆以名稱於廟則特以號舉尊之也今旣廟矣
而以名稱非制也故更曰殷烈祖廟作頌以畀田畯俾歲
時歌舞以燕神云惟帝降格先天啟土湯聖不違應天篤

祐夏惡盈貫我伐是舉枘彼三孽震厥皇武挈民請命脫
之祐斧濟以寬仁淪其瘡痏建中立極道繼堯禹盛德世
享於何方所伊伷斯廟在河之滸民猶載蘇萬世一兩歷
厲不作重爲呵禦河水洋洋莫余敢侮沃壤每每安流順
去孰敢仇餉其饁南畝孰敢不祀蕤藝稷黍民以有年神
不乏主麰麥如雲際神之戶菽粟如陵隱神之芋民飽而
嬉燕厥父母奉盛以薦潔登亹俎乃麗白牡乃酌清酤報
本反始在昔自古黃髮婆娑望神屢舞奏鼓坎坎衎我烈
祖元鳥于飛集於河梁迎神語語曰湯是常小子作頌於
以歌商載祀百千神其樂康於乎成湯不忘

寶光寺碑記

白淸臣

佛教之興其來久矣自周魯二莊之世夜景昭回漢晉兩明之朝神形妙績逮虖馬鳴幽讚說性海之難量龍樹虛求示身月之彌滿燃正法炬滅邪見幢由是遺文善教流布塵區列刹精廬徧周沙界大明禪院者沙門空相禪師之所創建也師名廣壽自幼歲出家禮少林和尚爲師久居林壑草衣木食二十餘載殊無厭憚師知是法器以法示之而深通元理則得法於師公因號空相焉爾後辭師遊紫金山復自汴之東明住報恩禪院久之擁錫北游覃懷衆請住持同義寺一日歷覽名山縱步巖岫間得造玆地周旋顧視謂侍者曰此名區也南則大川宏曠延袤嵩少北則羣峯高峙磑磨霄漢西綿盤谷東揖百巖惜虖舊

無名額未敢擅與但即石基搆庵以居之雖徒屬未衆而叢林之軌度罔或闕焉常好靜而臨風坐以待月始焉東升峯林薇明及當中天孤圓莫翳適與心會內外瑩然入莫逾其旨也故目山爲明月庵即清風爲復因高就下壘石開庭廣種松栢以竢可與之時常獨嘆曰道以八宏緣須時偶我祖欲誕布化元使來際不泯迷途以先覩象教而信心廼生如是閱歷星霜未伸素志至泰定二年伏蒙

聖朝深仁普洽欲使四海之內同歸於善廼詢訪隨處寺院舊無名額者由是奉勅特賜大明禪院師以此得契本心始謀與葺及遠近聞者皆大歡喜轉相勸率各齎金幣願爲檀施惟慮後時師用是庀徒揆材而一新之首建齋

厨以嚴泉香之供次與僧舍用安立雪之徒法堂崇構甃石得泉其水清醇味如甘露仍於泉上塑觀音像以臨之凡所見者生稀有想若乃以時陞座廣垂法要一音演暢四象歸依佛殿穹崇勢如山峙珠網輝夂露丹䕶爛朝霞翬飛雞立輪焉奐焉寶構巳成於莊麗金姿永藉於閑安三門當其前不陋不奢方丈置諸後實堅實好乃至經行之處宴坐之室下逮圊所無一不備凡為屋大小僅百餘楹皆未嘗出闤闠行丐化歲月曾幾何而成此大事其青鴛棟梁白象儔侶恍若現前矣向非道眼足以破四流法力足以厭衆心安能致此哉師以是順時節因緣以建大道場廓慈悲智慧以轉妙法輪議者或曰昔梁武帝好作

有爲而懵於聖諦以問菩提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世求今者長老興造寺寓非有爲乎曰傳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葢有之矣昔京兆智暉禪師禮圭峯溫和尚廻至洛卜於中灘創溫室院繼而復歸圭峯舊隱欲就玆建寺以酬昔因常薙草開基有祥雲藹日屯於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寺山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而事載僧史由此觀之則有爲無爲皆可也葢人性有善者惡者而佛法說二乘三乘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脩治麤鄙不得不然孰得而議之故

此寺未建佛法無欠此寺既興佛法無增審乎無增泊虛無欠雖寺之與師亦兩忘也道至於此而昧者不知焉則知寺之未興參學之人無所依寺之既立頓悟之者有其漸矣歷幾見在未來皆迴光返照見性自如實我造寺之本願也迹此之緣其重雲之類乎故道以人宏緣須時偶方其謀治之際暨乎樂成之時真所謂難逢之會不可不紀遒遣侍者踵門相邀以謀不朽之事余曰長老然名寓停籍其所游從皆搢紳賢大夫奚獨捨彼而取此蕪陋乎曰薝山僧駐錫之初應緣興造以迄於今始終之迹則公備知之矣其何讓哉故義不獲已淪硯奮筆寓直而書云

龍祠禱雨記

馬曙

縣北兩舍而近有峪曰溫盤崖巔飛泉名曰懸淙垂練千尺聲勢洶怒奪目駭心下滙爲潭深詎易測世傳二龍宅之人有見之者或白如練或如金色潭西南有祠故節使劉公所建古碑字刻大畧記龍公姓白失其諱與黑龍爭是潭山麓爪迹至今宛然首末與張宣城焦士臺類焉時遇旱遠近官民祈雨者靈應之迹榜於屋壁殆徧大德丁未自秋徂冬三月不雨監邑公伯不花乃齋戒三日率僚屬詣祠既禱仍掬潭水歸置壇行祠朝夕膏香致敬不懈越三日雨大作公以旨酒嘉殽答神之休請僚屬曰祀典有之能禦大菑則祀能濟大旱則祀有大功於民則祀是神也易歉爲豐變枯爲榮非禦菑濟旱有功於人乎即其

其事申府迄達朝廷顯加封號前號累巡檢閻從謂鄉中
士夫諸老曰公能揚神之休我輩獨不能紀公之美乎求
余文勒諸石伯不花公蒙古人氏

明

清化鎮重修孔子廟記　　薛瑄

爰自古初鴻樸茫昧人物蚩蚩羣逐雜處莫克相保乃有
聖人代起稍爲建制作法鋤薙强梗扶植善柔區畫羣類
使各安其所然後生養遂彝典明此三五帝王有大造於
天地生人所以享後世之報於無窮若吾夫子生當周季
風漓俗訛諸侯恣橫禮法大壞變而易之視古爲難及不
得位乃上本羣聖下開百王刪定贊述修復典禮以康靖

我民彝於悠久其大德大功高出千古萃羣聖人得位行道澤被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及萬世是以享天下後世之報爲尤盛也我明平定四方甲兵旣偃文治誕興凡爲國子民教人之道非孔子不行其報祀也太學有廟闕里有廟天下郡邑學有廟俾所司各以時飭正祀事其所以致隆於夫子大功大德永永無極之意可謂盛矣然自公祀之外鄉里士民有能仰慕其道協力修復廟貌以寓報祀瞻企之萬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河內縣東北四十里曰清化鎭鎭之市北故爲夫子廟不知剏自何時近年屋老瓦落階廉頹仆樹木摧伐墻垣斷圮牧豎牛羊踐牧不禁神不卽享人失瞻依鄉士孫

惟中等相與勸財僦工因因遺址而修築之始于某年某月成于某年某月由是覆瓦完固棟楹宏整階有等次樹就封列宮墻周聳庭宇邃肅廊廡講室以次俱興於以報禮瞻企大慰有衆既而來求余辭將鑱之石或曰夫子之道崇於祀典者不可尚已清化蕞爾一鎭復何爲耶余曰不然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所以廣教化也誠使一鄕一鎭皆有夫子廟庭俾報祀講學者有所瞻企其於教化豈不爲尤廣與向所謂鄕里士民有能修夫子廟貌以寓報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入心秉彝好德之發也若清化士民所爲卽其事顧可謂一鎭而小之哉遂書其事使刻之

懷慶府儒學文廟碑記　　劉　健

懷慶古冀州覃懷之域商周而下爲州爲郡廢置沿革不一元始名懷慶路國朝易之以府其地負山面河土曠而民醇蓋河南大郡正德改元冬余致仕歸洛明年春二月郡守徐君以貞致書請曰慶懷儒學在府治之東南隅其前則爲文廟廟之中爲大成殿祀先聖孔子以高弟子四配十哲侍殿之左右爲兩廡以祀其他弟子及漢唐而下從祀諸賢自洪武初詔建學即有是廟百餘年來雖屢經修葺然時久則敝茲以貞來知府事進謁之初顧瞻廟貌日就傾頹即謀諸僚屬具以狀言之上官越數年宏治乙丑十月材聚工集乃次第撤而新之殿之舊六楹增之爲

八左右廡二十四楹增之爲四十有二櫺星之門庫庾厨湢之舍悉易舊以新訖正德丁卯正月工始畢規模宏敞彩繪煥然視其舊咸有加焉自是以貞暨僚屬春秋行禮廟庭得以嚴敬將事庶幾少稱我朝崇禮先賢之意是以敢請一言以垂永遠夫自古始立學必釋奠先聖先師禮然也所謂先聖者代各不同虞以舜夏以禹殷以湯周以文王漢唐以下始專祀孔子而後世無以易之者蓋舜禹湯文身斯道行之當時而世治孔子亦身斯道位不得行而傳之後然自是世之治否皆從而係焉夫孔子之所謂道其精蘊在六經而言行之實在四書漢唐以來賢明之君建學育才雖未嘗不彷彿前代然或以詞賦

或以策畧徒用其枝葉而遺其本根則其治之不能古若也有以哉我皇明繼興聖祖神宗創制立法養士於學校而取之以科目非六經四書孔子之道不之用百有餘年教行化洽人材輩出可以超今軼古端於是乎在焉徐君以名進士擢守茲郡興廢舉墜細大無遺而尤以崇先聖興學校爲首可謂知所先務然尚當遵祖宗之成憲師往聖之遺規嚴率學之諸生沉潛經書謹身飭行由孔子之道上泝舜禹湯文卓然爲三代以上之人物上輔國家下澤生民斯誠無負於所職矣乃若仍襲故常入耳出口枝葉之學以釣聲譽媒利祿雖日瞻廟貌嚴祀禮亦何益於世道哉故因記廟之成幷及於是以推明崇禮先聖之初

意俾自是從事黌庭者知所勸焉

許文正公祠碑記　　何瑭

都御史李公奉命巡撫河南誕興文教欲風厲諸士子以聖賢之道迺求先儒而表章之肆惟河内魯齋許文正公學有淵源實上接考亭之統爰命有司樹碑石以頌其德葺遺書以闡其道復祭田以奉其祀建坊牌以表其里縣尹平涼高侯祗奉德意惟謹既竣事復建坊於祠門外設重門於内廟制益邃以嚴公七世孫泰和等來徵言以紀成績竊惟文正公道德之休光李公高侯表章之雅意蓋有不待贊者予於此獨有感焉聖賢之道雖本於性命之微而實見於綱常之著雖極於彌綸參贊之功而亦不遺

乎洒掃進退之節本末兼該巨細畢舉葢切於生民日用而非杳冥昏默之謂也至入道之方則必先之小學以立其基繼之大學以收其成有不可淩躐而進者孔孟既沒道學失傳有宋諸儒繼出而考亭夫子實集其全既章句大學一書復蒐葺小學一編其示士子以入道之方可謂明且切矣魯齋幼而讀書即志於聖賢之道後得考亭小學四書廼盡棄故習一從事於其間故立身行己立朝事君及啟廸後進莫不以朱子為依歸學以躬行為急而不從事乎語言文字之間道以致用為先而不徒極乎性命之奧其所得者葢純乎正而不可加矣近世之士有志乎聖賢之道者往往刻意著述留心性命至於修齊治平之

方義利取舍之分則多忽焉而不省夫著述以明道聖賢固不廢然非所急也性與天道夫子罕言而四教之施必以文行忠信則其所先者可知矣周子有言聖人之道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或問程子何不以太極圖示人曰恐滋學者入耳出口之獘然則刻意著述留心性命而忽於躬行致用之實者不幾於陋而獘乎予病此久矣而未能救也巡撫公縣侯表章許文正公之雅意其有在於斯乎有志聖賢之道者可以省矣

趙烈女祠碑銘　何瑭

烈女姓趙氏懷慶之河內縣人幼父許聘同縣儒學生王子聰之子錦未幾子聰卒家貧錦甫數歲鞠於母張氏辛

苦戚立業爲詩文往往有奇句可誦不幸夭死趙氏方在室聞訃痛曰吾既聘王氏王氏卽吾夫也夫死曷歸廼往哭盡哀將殉死顧姑老在堂無他子侍養義不可棄去既殯廼留養姑破屋蕭然不蔽風雨尺帛斗粟皆無宿儲朝夕甘旨取給女紅傍人見聞者皆顰蹙不自得趙氏怡然也宏治十三年冬姑以壽終趙氏并啟舅暨夫之殯返葬祖塋歸自經死鄰里上其事於府將圖題請旌表歷數年未能得也長山徐公由工部尚書郎來守懷慶政教既修百廢皆舉有以趙氏事告者公慼然曰世有志行卓異而沉沒如此者乎是吾職也力聞於朝請加旌表以風示四方制既可廼建祠於郡治之東祀趙氏焉外又爲石坊使

入可望見以思也河內尹李侯贊相甚力既落成請記於石以示久遠迺叙其事而銘之辭曰古有貞妻亦有孝婦室家既宜乖離中路妻貞婦孝在禮則然卅年踣之猶著簡編嗟嗟貞懿氷瑩玉潔軒車來遲良人隕折拊膺呼天誓將同歸睠睠顧懷姑老曷依一室蕭然孰甘孰旨簒剌瘁艱不愠以喜姑亦壽老百年而終纍纍新墳負土以封大事既襄溘然長逝同穴而藏不違幼志見聞興嘆風節凜然賢守封章錫命自天錫命自天金書有耀翼然新祠奠彼衢道嗟爾士女孰無秉彝孰無秉彝胡不鑒思

朱二尹致仕序

何瑭

南通州趾齊朱先生仕爲武陟縣丞正德丙子四月同僚

被論事連先生明年丁丑天下諸司例該入覲上司以先生事白無罪例該復職乃於八月內具先生職名申吏部及期猶以事未結不得入覲吏部以先生不至疑中途有他故遂令致仕懷慶士夫與先生遊者聞命徃唁之且惜先生無罪被黜或咎同寮之譖誤或咎吏部之不審先生獨慨然曰凡事有命奈何以咎他人哉昔忠宣爲章惇所排得罪罷相家人皆以咎惇江行舟覆衣裝盡濕家人舉火燎衣忠宣顧謂曰此豈亦章惇害我哉蓋凡事有命先賢嘗蹈之矣豈獨僕哉且居官亦有何樂入則治簿書赴期會出則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至謁上官則拜跪稱謂與僕隷等吾不屑於此久矣獨念蒙朝廷作養之恩幸有

民社之寄庶幾少竭涓埃以圖萬一之報耳不當然故引去以自逸樂今既見黜去有辭矣薄田可以具饘粥子弟可以共使令林泉可以適性情雖無俸入之養亦無政事之勞雖無爵位之榮亦無事上之辱彼此得失蓋甚相當尚安能戀戀於已破之甑而怨天尤人哉聞者歎服乃以告這這原賈泰之如皐於先生爲同鄉往嘗聞先生始蒞政將以五月中日士夫謂正五九月火星用事不利君官故多不以是月蒞任或以告先生笑曰政之得失在我位之得失在位天時豈有不善哉以五月蒞任流賊猖獗同僚或遣家入郡城避之復陰穿地窖擬□□□□□以免先生獨奮然曰朝廷設官凡以爲民賊至縱衆寡不敵

當倡民城守今先遣家避賊百姓何所恃乎且城破矣豈匿地苟所可免哉縱免何面目見天下士大夫乎乃不遣家於戲處疑似然後可以見人之識臨利害然後可以見人之守先生之識之守卓矣則於得喪之際無戚戚之感蓋無怪也噫先生之歸樂矣顧念吾儕幸得數接辭色嗣是而後瞻拜無期不能無睽違之感耳別酒既斟行旌在道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請以是爲先生祝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請以是爲先生贈

高大參重修古陽隄記　　婁樞

懷慶地名河內以其在黃河之北沁河之南黃河去郡城稍遠沁河偪近郡城穿斷北關而北關顧在沁之兩涯沁

源來自山西穿太行而南下在濟源河內之交斜倚東注
過郡城東北角陡折而南前人建國域民正取此一灣形
勢風水郡城東北三十里爲丹河出山處播爲十八溝以
灌田會於丹達於沁亦在此境河陡折則水多旁溢羣溝
會趨則舊道弗能容夏秋汎漲壅沁倒流決隄崩城恒由
於此者故老相傳八十年前爲成化壬寅古隄不固水入城
漂沒人畜房屋甚衆太守日照陳公築隄於水退之後又
三十餘年爲正德乙亥太守剡城周公重加修築修撰何
先生碑記可考至嘉靖丁巳四十餘年水旋隄薄決於上
流而南下繞於城南關被害文定公書院百楹止餘一室
水退入安其舊守土者恐勞民但塞其罅隙而已又十二

年隆慶庚午夏大旱河內參政內江高公來自吏部分守河北駐節懷慶躬率父老士民祈禱洽旬驟雨如注者五日河復決於舊隙公立城上督九衢百姓塡塞南門城中得免於難公曰不一勞者不永逸乃相其高下之宜察其緩急之處築隄起自迴龍廟下達丹沁會流之股凡幾里幾百步僉夫幾千幾百名人樂趨事時加稍食始於是年秋九月不兩月而告成府官均任其責而河內尹康侯用賢尤賢於所事既竣康侯欲紀之於石以示久遠遣使請記於山東愚聞之先民有言燕雀處堂不如鴟鴞之禦雨也禦雨於雨綢繆何及故曰迨天之未陰雨水未至而修隄防者以之孫武有言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爲民父母

不以有所施爲而功自告成者以之乃若官爲傳舍肥瘠
若秦越有感於凡事豫立也否錮未動磬磬已作有感於
不動聲色而事有終也豈獨爲紀成績而已乎傳曰作事
者法

懷慶太守孟公平妖賊序　　婁樞

天下之事漸徹於闒葺者之逡巡畏縮陰壞於濟惡者之掠美市恩難圖於與嫉賢妬能者之同功共事此豪傑之士所以憤惋不平翹翹拂類直以爲己任而不避知巧之所深避也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傷有位者之偷安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爲謀國之思患預防也生民之患莫大於妖律法所以重奸黨屏邪術有惑世

誣民者孥戮罔赦正以此輩不根非分既足竦動乎羣愚
而鬼跡狐蹤又善潛逃於三窩若漢之張角元之韓山童
我朝之唐賽兒歷年之妄突起於數萬家在位君子雖有
敏者莫措其手後雖剪除於皇甫嵩察罕衞元帥張旗諸
君子屠戮生靈何止萬億頃歲妖賊黨類出自關陝流毒
畿內僭稱偽號謬傳檄文無知之頑民越禮之宗室爲之
脅從而山之東西河之南北爲所動搖者多矣渭南孟公
之主我懷邦也不惟職思其居而且職思其外謂救其已
著不若及其未發也先剪其孽於濟源然恐除草不除根
終當復生也繼獲其苞於吉州逆黨散落而斯民安堵矣
夫賊潛結三省數年三省大吏豈不知國之大災而思翦

除之利害有所怵曰蔓草難圖也物我有所間曰官事何可了也力有所不贍則方以細務爲急務明有所不逮則奸易匿而下莫肯用情傳曰燿蟬者在明其火而振木火苟不明雖振擊之而蟬鮮落手公之成功以忠爲本以明爲用不獨振擊而已雖然唐賽兒之平本靑與旗之功而主將柳昇反恨其不待已來而成功之早亦猶王濬之惡王濬也巡撫遲公分守朱公設心殊異於是唐虞之朝羣后讓爲卿祇見分守上其功於巡撫巡撫以聞下兵部議大司馬楊公品列而請褒嘉之天恩之錫予者旣均遲公內遷少司馬朱公擢可計日而待矣與爭功而爭名俱損者孰多是故孟公可爲忠者法遲公朱公可使爭者變

重修府君廟記　　郝綰

懷慶郡城之東不舍半而遠曰清化鎮舊有祠一區祀崔府君之神莫究其所始立可考者金天會己酉雲中韓侯監是鎮國朝正統丙辰鄉民賈志大等再修儒學教授燕粱為之記歲久棟宇支撑瓴甓破裂且門垣傾頹鞠為荒汚之場觀者病之正德紀元仲夏鄉民蔡蘭侯仁等拜廟祠下出而悵然乃僝工掄材增亡新敝益加黝堊更立前門四楹繚以崇墉以時而啟閉洒掃於是煥然一新得安妥而凡有所祈禱者雲集矣礱石介藩掾孫男丐予紀其實按神生於隋諱珏字子玉唐貞觀間歷長子淇縣滏陽令擢為蒲州刺史所至有除虎徙瓜禱雨台水興功及民

且歌頌之祠旣設而陰烈顯者尤多蓋正直英偉之氣則有未嘗息者故自宋金以來累加封號廟祀不絕禮所謂能禦大菑捍大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神於此可謂無愧矣然則今日廟祠乃崇德報功之宜然豈濫祀與徼福哉或有疑神之功德雖大然此非過化之地者是不然日星麗天無幽而不燭泉源行地無處而不到而謂神專在於一隅豈理也哉即以見守令之功德於民者民雖不親被其澤百世之下聞風慕義猶且立堂肖像敬事不忘而况於親炙之者其視囊金捲土殃民之令生遭刑憲死寂無聞其賢不肖何如哉然則是舉不獨見民心秉彝之誠亦可以爲今之有民社者勸也予故樂書其事而文作辭

以遺之使歲時歌以祀焉辭曰神聰明兮正直沒千載猶一日玉歸藏兮登陽神遊八極兮四海翱翔祛妖狐兮驅猛虎蛇鱉於水兮民安堵神歸去兮春復秋我民之思兮日悠悠鬱芬馥兮神至止風飄幃兮雨潤几奠桂酒兮椒漿神何之願福我兮壽我屢豐年兮慰我民之思

楊忠愍公祠記　劉日寧

忠愍祠者祀故五官監候楊公也公諱源江西豐城人狀貌魁梧目直視少習天文諸書父瑄爲御史劾奏石亨曹吉祥論戍鐵嶺衛亨吉祥誅徙瑄視海道隄決海鹽民思之公曰瑄不死鐵嶺幸而死此予其以身爲璧馬耶遂赴海死頃之隄成賜祠海鹽縣源初爲太僕主簿上書左遷

庶詔徵五官監候正德初詔宦官用事劉瑾最幸久之典
兵柄元年七月公上言臣備員占候詎得以職事諫春秋
謹災異事應具存臣伏見近者心宿動搖心固明堂天子
之象陛下不可不戒不報冬十月晦京師霾大霧十日公
復上言此陰冒陽下叛上之應臣前疏哀籲臣無叩心泣
血之忠呼天無效在禮父母有過一諫不聽則再諫臣昧
死以聞瑾怒矯詔杖公幾絕瑾自以多行無忌益務爲羅
織而少師劉健謝遷數爲瑾所嫉坐朋黨以尚書劉大夏
韓文林瀚張敷化爲黨入逮艾璞戴銑薄彥徽李夢陽崔
濬王守仁姚祥張偉詔獄中外以目閣學士李東陽拱手
而已公發憤上言自正德二年以來而占候熒惑守太微

東西往來太微帝座也應在君側幸陛下早圖之璉匿不
奏矯詔杖公數之曰監侯廼亦欲爲忠臣耶械之肅州及
河陽瘡甚死妻皮氏斬蘆荻葬公古城璉誅御史唐龍上
言故五官監侯楊源父子以諫顯源三諫死道路蘆荻掩
骨昔劉安世七徙惡州猶獲生還至如源者尤可悲涕其
請錄源後楊氏微議寢嘉靖十一年河決古城墓廢皇帝
二十六年分守河北道參政王之猷僉事黃仁榮都御史
曾如春御史姚思仁議衣冠葬驛門東請賜源謚祀春秋
制曰忠愍其令有司奉祠祀余讀楊公事益重傷臣職云
監侯非閑散吏邪位卑罪言高計免者辭歟事去廼又曰
不在其位禍也丈夫獨不曰致身者忠邪奚言官哉公從

容懇切死其職仁矣乎仁矣乎死監侯非武宗意帝悟堇
伏誅公後諸臣自所謂官高者望遠秩薄者名微飾身沒
然耶資格業已限人不收効又令自解免斯足悲矣上曉
然市駿骨樹之風聲藉令肉食者鄙將何解於慮愍或問
河決劉子曰正德諸臣之事難言矣長沙謚芳字顯人乎
公尸劉忠宣歸天耶命耶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則
塞乎天地之間以答問者

袁公祠記　楊之璋

我郡乾方五十里遥曰枋口山者引沁水環流郡南緜亘
一百五十餘里是爲廣濟渠一開於宏治九年開府海虞
徐公奏議重濬再開於隆慶三年太守文安紀公然皆土

口易淤下流渰沒利不敵害旋興旋廢萬歷巳亥夏鳳翔袁公來尹河內下車初值旱公步禱境內山川雖百里不憚勞也繼謂水旱宜備詢渠之應復者得廣濟屢發之故乃知廣濟非石口不可因謀鑿山腹爲洞以通沁流分有正派餘波以殺水勢蓄洩有時會議既定檄其事於三院三道鄰邑民儇應時等若干人分授之俾應時總其成應時嘗任督工三年冏問公捐俸餘佐費約支萬金洞開獨委應時再往二年修砌閘橋工始就緒延流二百餘里視昔較遠灌濟河溫武四邑民田數千頃除軍屯不願霑潤者無夫役之勞因無灌溉之利餘各照夫定水享利有差公更慮修葺無資無以計長久再設廣濟一倉買民田二

頃四十餘畝坐落穜上經圍圖開各等村名佃戶梁鵬等
種歲除穀百石以需用甲辰公內遷去知應時忠於所事
俾守其利百折不變於是時德公公愈重時遇甚厚應時
銜感公知慮去思之莫能申也卜所住鄉西二十里許李
家橋鄁空地一區創大門重門各二楹東西房各三楹中
建正室四楹肖公像以歆祀外繚垣墻以妥神棲每歲七
月八日爲公初度應時齋醮三日以報公恩未祠度地可
樹者植柏樹百餘株今皆約圍尺有五寸蔚然成林祠宇
所費不下百金皆應時田所入與家所素蓄者未嘗以一
土一木遠取諸人廣濟支流曰大豐堰者沐河潤之澤激
忠義之倡畚鍤之勞間亦有願助者經始已未之夏落成

是歲冬杪凡八閱月而功方告竣應時謂予諗詳謁予請記嗟嗟嘗讀史至桐鄉之感峴山之思猶謂事或溢美以公觀之豈不信然夫桐鄉峴山之民民雖不同要同此心去危就安誰不如我惠政所鼓寧容不深銘佩之懷惟公噢咻之衽席之五載怨勞萬年永賴視桐鄉峴山之德孰淺孰深彼民也漸漬恩膏陶淑禮教無惑乎去而思思而久儼然廟貌血食於無窮也否則一時革面終掉臂去耳安所得歷年愈久而去思愈殷者乎雖然公天性仁潔宦蹟所到惠政居多公知畢乎分內歸仁之機沛乎莫遏如是公又何嘗責報於其先耶今上改元春公以開府銜命守遼城陷死難精忠大節照耀古今懷民痛公淪喪所在

咨卷痛飜未思纂悄惜抑何若是之深且切也今公往矣
應時行年六十有七景遹嗆嶬誠恐異日公與應時德音
莫考姑述顛末以垂諸後俾侯氏子孫心祖父之心承祀
事於有永且令瞻廟貌讀斷碣者更仰公之風於不朽矣
公諱懋泰字大來號位宇陝西之鳳翔人起家乙未進士
厥嗣象賢鶴起未艾曰楷者壬子復薦於鄉人謂公忠孝
之食其報云凡厥夫役詳勒碑陰天啟二年歲次壬戌中
秋之吉建祠廣濟洞口總督工直侯應時立石

鑿山創河記　高世芳

枋口四面皆山其突然嵬然無如南峯沁水自北來直抵
其下轉而東約百步峯盡地平其支而南者為廣濟民河

云其河瀦發於濟源盤繞於河內波及於溫孟武陟浸潤二百里灌漑數千頃漢云河內殷富其在是乎第壘沙為石易決難浚方浚即決利不償害往弗具論自國初以來幾經廢弛而今之堙者四十年許非鑿南山以通流泉其何永賴之有我位宇袁侯弱冠聯魁宰鄰旁邑以練才調河內始壞山為穴工臥而鑿之漸下而蹲漸下而俯已而若城之有門有黑石焉橫山而臥形若太屋性若頑民命力士操利鎚弗入也以火焚之亦自若侯於是先之以烈火繼之以利鎚鎚而火之火復鎚之日以百刻而僅滅毫末弗開弗止也相傳此山之下為河此河之下為潭初則舟入莫測其底及工未半而新石平之其在可之許望之

者嶽亦大有神力矣且澗之末遁茫茫水穴石勢虎鬚傍
傴僂入覩不憚再三石工因之而竭
其力秋毫皆所鼓舞焉工費不足繼以倖餘曾不追呼民
間六年之內布衣菜食未聞有祟肉累帛之奉計工自北
而南穿之爲澗者四十餘丈濶八丈自上而下透之爲河
者濶如之高十數倍長三十餘丈口分爲二大吸吞也鑿
累重門觀水勢也置閘以防口置機以懸閘也渠開減水
預暴溢也堰列川流引利澤也置買公田備修理也砌帮
以石護長隄也設夫守河與夫攙越之爲慮綜理罔不周
至夫然後於濬發者盤繞者波及者浸潤溉灌一如古昔
而一勞永逸矣邑之縉紳士子咸欲立碑以垂不朽不以

愚不文而屬筆於愚亦不敢鞶帨其筆因驗其事據事直
言

延香館記　　楊嗣修

己巳夏寧蠶賦歸於桐香鎮之中闢土爲義學曰延香館
衍芬郁於有永也館凡七楹障以重門門內東西號舍十
六間中講堂堂置櫥櫥聖賢明道經書若干部館延名宿
正師席焉其窮經於堂後者亦七楹歲額水田百畝具束
脩薪水爲遠邇來學者地館經創始耗金錢五十萬百畝
之直亦錢三十萬歲餘落成從遊日益衆且次第爲博士
弟子員噫此非余不肖之所能爲也鎮自國初以來比有
素封其讀書爲秀才輩先大夫與先叔氏余束髮受[illegible][illegible]

過庭之外茫無師友依棲廢廟孑爾晨昏性善怯假寐輒苦魘驚而走復煢煢無之嘗齎糧謁簡遜菴師授以麟經然糧易告竭也其郡伯詹郡李王書院課士余與皇甫子廉苦無騎先一日躑躅逞後一日匍匐歸日三閱始幾一課力不能致書每欣一邁口誦手抄不能瞬置貧賤攻苦余不肖實備嘗之先大夫嘗語曰困窮境固逆學力關於是矣每見旣達者其去困窮曾幾何日而遭遇纔更心眼都易子異日其念諸貧不能師者其處以義學余丁未成進士方三逾月先大夫遽見背余羈遲燕邸含飯易簀之未能先大夫猶遺屬及此念之闕如也迨余薄遊中外迄今二十餘年始成先志余之三十年閱歷期小有建樹荷

此薪析而碌碌無所表見我有子弟坐使誨迪之悠悠也負愧良多憶余與皇甫子徒步應諸生試書劒迢迢日云徂矣有老人下階揖曰願君勿忘徒步時因設雞黍焉余不肖即驅馳四方歸老泉石而廢廟鶯栖百里負笈未嘗頃刻去懷也先大夫以余不肖念及後來之如余又念及後來之不盡如余者余其敢愍遺爾子弟之從學於斯者尚其念諸若曰力可為而為之也余衷滋晦矣

剏建求言樓記　秦之英

余生而椎魯未燭於理每覽大禹擊鼓振鐸事竊擊節歎慕者久之曰為治者而果如是則道義明而利病悉於以遵而行之其昇平可立奏烏雖於理也萬歴歲丙午余尊

上命令武陟陟故於懷爲劇邑自非明習當世之務者鮮不仆矣余何能無忝厥職所恃則有擊鼓振鐸之法在以故初下車即於縣大門外設一求言櫃置之屏內面鑿一孔凡余所行善敗並民間一切利弊許百姓直言投櫃但勿得告訐暗肆中傷每三五日間取櫃一開視之用藉觀省以匡不逮久之投者稀而言善者亦多於言敗則又歎曰今而後益知大禹之求言爲有裨也第置櫃於屏民或以爲觀望者衆不無退沮曷若建樓仍置櫃樓下則言者無懷顧忌且風雨不侵櫃亦永久因於縣治大門之右鳩工庀材刻期告竣東與司更樓並仍額其上曰求言樓明招百姓之進言也雖然求言易力行難倘求而不行不如

勿求是以余每有開示必酌而行之固不忌諱拂人美意亦不急遽有傷時宜今余所行之事昭然人耳目也試問我民曾有一非爾所言否至櫃內豈無告訐者余且以大公至正之心處之俟其自犯未嘗慕昔人摘奸如神之譽遂自陷苛察爲也樓成於是乎記大明萬歷巳酉陽月日

新城記

劉儼

正統十四年秋月北鄙告驚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皆震驚欲遠遁廷議近邊郡縣令築城以衛內捍外使其民有恃而不恐詔許之修武地界西北邊且當往來之衝乃率先修葺爲防禦計然卑隘側薄若環堵然故民雖依以安而昔之震驚自若也縣尹郭侯甚患之而相時未可以

竣圖景泰三年春四方無兵革之警歲和年稔民用靖康侯曰吾可以有為矣乃屬其耆老士夫諭以興築之利不築之害衆皆再拜稽首曰侯以是惠我民眞其父母也莫不爭先趨令以後為羞侯躬親臨之不督不期自正月始事二月卒工城高二丈五尺下濶視高減五之一四面各有門門為樓重簷複道城之上為敵樓戰屋凡若干間皆渾堅壯麗蓋自關中達於京師凡道途所過州郡城池未能或之過也初侯之興是役民雖樂從然皆謂工大費煩非積歲稔殆未可集至是未兩月告厥成功蓋侯經營有方處置得宜一力不妄用一財不妄費復掘得古錢數十萬竣事餘以復百姓租故事速成而民益德之欲刻石著侯

之功於是郡貢進士張圯來京徵予記惟昔衞有狄人之
難文公於楚丘治其城市宫室各得其宜國人悦而美之
作詩以歌其事文公之名因以赫然於後世修武去衞爲
近狄人之難雖非衞之比而郭侯建置預備殆不下之惜
予言不能如詩使侯之名赫赫然於後世也然功者名之
實郭侯有功於是城城存則名存矣奚待予言哉侯名應
誠西蜀富順世家子廉永樂辛卯進士拜淛江道監察御
史有賢名侯蓋得於家庭有素故其政之始於修武者尤
多茲歲嘉禾生於邑中是其應也予獨記此者俾後之欲
知侯者尚有所攷又以見侯之政知急先務云景泰癸酉
二月己亥日立

石公開玉帶河碑記　　吳應塈

濟多巘巒阪陂荆蕀草莽四塞徽鄗獨治西北濟池湧金灌溉民間且僅及鐵岸水屯岡馬頭等鄗田約十數頃觧在人身殫指之利微矣沁流頗洪衍舊有廣濟豐稔利稔三渠濟利無三分之一而河內收其全亦時開時淤償費相半河內袁公從五龍鑿石洞五十武引水以垂永賴濟史公踵其後更從上流鑿山以灌西南袁公恐殺本洞水勢乃懇東鑿洞成相易洞成而張使君不能辨其質是六十里之商於也新河之壞胚胎此矣今且十稔恭遇石公徃來咢臨相下流之勢並經界之規灼有成畫遂酌丁夫度支河起自休昌入南程從苗店東一里直渡瑞鄗南會

於湨人起自阡陌延芹亭上通桑榆芰荷工起自溽暑至槐黃費給自俸餘爰取積穀無逆流無梗令無淹時無殫費而東南一帶延袤數十里濤桔槔之勞繁雨露之潤矣因於大逵界河豎坊額其名曰玉帶上閘橋額其名曰金魚義取昌黎詩曰玉帶垂金魚寧爲一虹銀漢十里金秧哉余曾蒙攜攬勝凭欄望洋得備聞其畧云濟脉起王屋中突姑嫂二峯南支秦嶺蜿蜒張金蘿曲蔣郁阿龍以相朝北支上揄嶄峭爲孔山絕壁飛奔入沁卒無南顧意沁水文直入懷所謂沙水飛走地靈不結而人文寥落者也此渠橫開牽龍虎於不背聯祖孫以相迎當有應運而起辰辰不絕皆蜿蜒寄吟而直貫乎玉帶金魚之兆念[illegible]

陽有渠白公有渠迄今東南渠不勝開名不勝紀[illegible]爲澤
沁生民不聞陽開粒食之原而陰疏祿士之脈者般般雅
意崇泰山之土而杞梓楩楠秀發之有地也都哉更有意
焉前鑿石渠河濟同功今開新河畚鍤又同起河內鑿石
類列戸小民洶洶日夜不寧恐水下洩而上流壅勢同前
日之人心然往者已矣此何以收其終石公欲修渠兩岸
成土阜插桃李楊柳成林爲東郊木山補地氣之不足肯
狃不自裁引西河水以活鮒魚卒入潮瀾以資凶鱷有餘
哉天下庶濟公且移靈竇嗣事者悠然抱深長之慮時爲
修築時爲調護不爲東流枕灘則玉帶常明蟾蜍而金玉
永滾波湨接濟灌所不及而士民庶幾有厚幸也是爲記

重修寧郭鎭城記

傅崇中

武城寧郭鎭枕行襟沁接甯控懷扼豫北咽喉踞陵州肩臂誠爲山陽重鎭創設郵亭已舊而城垣則自景廟間爲宋郵遼師經始築故城卑隘土堞傾陁致萑澤伏奸窺伺往來貢擯頻思胠篋而利其有在神廟之丙申年至刲朝使武銓郎之行篋及牛學博而欲其貲邊餉經臨剽去白鏹盈萬隨責償於武邑縣官并褫其職凡居民被累者亦資彥與生俱盡直指疏上謂驛壞錯三縣黠賊得以逋匿紛投非有總彈不可議以別駕一員公署寧郭荷俞旨檄縣鳩工創廨舍越歲而竣迨今上之五年劇寇自晉闖豫値寧城與淸化城竝圮往逢闖入赤縣票天甯鎭之一彼畧京

於上另請郡丞移駐清化而以別駕顓鎮寧城盍藉專官駐重地備閉至嚴也至八年秋別駕竇君蒞官之初問學垣傾圮慨然建議修築隨與武令董君商確就妥申議上臺仍蒙袁公倡郡邑各捐廉俸而竇公獨董茲役徵武邑里夫二千四百名駢輿畚鍤濬隍添壘倍薄增卑伐石庀甎甃修厥堞肇工乙亥冬之陽月越明年仲冬甫匝歲而竣事計城高二丈五尺濶一丈五尺磚垛一千七十有八北闉雉塞仍搆宇其端城樓角樓共八座濠濶五丈引靈泉二水注之使無中涸繚垣復護以長隄高一丈五尺基濶二丈城成而四鄉土著爭搆數椽於內廛至如歸咸圖

聞警避兵倚斯城爲屏蔽也竇公更籌畫城守彌極綢繆
城內請設千百總十數員名併城居子衿亦分任守闈籥
備弓矢兵鋋火器製具五方旂幟式燿軍容百緒犂然鎮
民自此可恃無恐將謀片碣以識竇公之成績於永永而
公固怵然退讓未遑也余謂公曰瞻茲鐵桶金墉護萬靈
而葦千禩環城衿縻膚公茲庀方欲儗於房碑欒社以志
庚桑何必滅沒成勞而弗以狥里耆之請乃弗辭固陋漫
勒椎言願後之倅茲土令茲邑者將追步闗中之蹟一覩
城陴稍泐當亟爲葺治葺治而徵夫於邑亦當亟爲調發
徵論昔者褫官償餉故事可爲明鑑亦勵在事宜勞者丞
勤嘉績與百雉共瀛大壤而七尺豐碑常年令瓜瓞[illegible]

龍之邑矣是爲記袁諱楷賓諱光儀董諱蘭芳俱陝西人

迴龍廟記

靳文原

河內古冀州地也錢穀貯積國計之所繫非輕烟火萬家民生之所賴尤重但地逼沁河當夏秋之交泥濫衝決鯨波直射古陽隄每畚鍤工興金錢動糜巨萬歲以爲常非惟上虧公帑抑且下殫民力眞一邑之劇害也邑侯胡公當丁巳之歲其夏河流大肆衝激隄隤其半惴惴有澤國之憂侯乃相度經營鳩工修築樁撑相屬不日完繕如故城郭倉庫幸免洪流之侵焉又念隄防謹壅塞特一時補直計耳欲波流遠徙永無患非人力所能爲惟神功可以致之夫求成民者必致力於神潔粢豐盛丹楹刻桷皆所

以欽神明而希其護佑有求可以褻且慢者隄之上舊有廻龍廟建張眞人像以鎭之歷有歲年戶牖傾圮甍廡蟏網滿其中侯黙禱宇下竊意廟貌不修殊非妥神祈福之道爰盡易其圮復召原住持李清地五世徒孫鄧復寧並將舊有祀田令其焚修致虔無少懈侯精誠所感河流爲之北徙滂池忽變桑田三時無夫役之擾一郡免墊溺之患向之所爲動糜巨萬虧公帑而殫民力者盡荷神力消歸於無何有之天何其幸歟廟既成復建樓於東偏前太守任公取魏司馬獻王檢行沁水之意顏以檢沁隙地則蒔花種竹倣西湖白隄遺意夾植桃李其後用價購蘆塘六畝開路名通壽董畲潞隣游承建亭其上山容水態

誦軾烟一一在指顧中不漏六一之醉翁東坡之喜雨也
公暇即觴咏樓頭徜徉亭畔匪侈土木匪恣遊觀但隨時
指示防維之爲萬有一危之慮耳都人士喜斯廟之新而
更樂斯樓之翼然於隄曲也爰屬一言敬勒瑱珉以落之
垂不朽云

南門寇公祠碑記畧　石維嶽

懷故有公祠在北郭含秋亭内萬歷十二年太守朱公新之至二十四年太守江公又新之僅爲塗塈存遺意耳後爲沁水衝嚙則蕩然矣夫含秋亭爲郡人士登臨遊賞之所而位公於内非專以奉公余承乏玆土首訪遺蹤爰於郡之離位得地爽塏卜日鳩工庀材爲堂三楹翼以棚厦

建坊爲門寮以圍垣展拜之餘翼如屹如與嚮之在北郭者頗覺改觀而郡人士亦咸欣然適協於心也起於天啟六年四月初六日成於是年七月十五日云

政績記　　溫志

懷慶所屬六縣溫最小其地瘠其民貧故前後爲令者多以煦濡慈惠之政治之因循玩愒益偷乃正德十三年山東王侯以鄉進士選知縣事下車以來一切以嚴從事凡民之罹於法者慢期會者違教令者與吏之通請謁受賄賂者悉繩之以法又使人察覺四境民有酗酒者賭博者强凌弱衆暴寡者光棍喇唬放火行刼大爲民害而莫敢誰何者悉捕而治之以重典由是法令清肅苞苴不行邑

民冤抑者有所赴訴奸民凜凜然畏刑法之及其身祗俟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度雖在私室亦不敢放肆出一言況敢叫呼橫行以爲齊民病哉綱紀既振乃修城隍治橋道植榆柳數萬株以儲材木築河隄數百步以防洪水積粟數千石以備凶年創養濟院以養煢獨閭民有耕種而無牛耜者婚娶而無聘財者皆量爲資給流民自外而復業者皆量免差役稅糧時或捐俸設粥以濟飢莩尤留意學校暇則試諸生學業勤惰第其甲乙而勸懲之以上司提學者久不至縣乃預選民間之子弟俊者百餘名量免其戶之差役俾之肄業以待收擇河內舉人范安僑寓於溫亦爲之樹立坊碑使後進者有激勸政聲流聞當道交

薦乃正德十四年鄉試取侯爲內廉官品藻精當得士爲多由是當道亦知其能乃薦其才堪治繁改開封府祥符縣知縣士民戀慕而不可留也乃述侯之德政徵言於余將勒之貞珉以示久遠余惟昔子產之在春秋夫子稱其爲惠人而其授太叔以政也乃曰惟太上能以德化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今以王侯之政觀之子產之言葢自有所見而未可執一論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斯尊親之如父母何以猛爲抑豈弟君子葢子產所謂太上不可得而見矣以愛爲心而以猛爲政如子產之所以授太叔者今葢亦不易得也王侯其賢乎哉

僕名民表字道立山東登州府招遠縣人

災傷圖序

王漢

高皇帝剷平既亂懷慶僞守鐵木兒抗王師已而高皇帝定鼎按懷慶額賦而三倍之計地四萬二千八百餘頃糧三十三萬六百餘石河南北諸郡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懷慶之甚者也其在河內一邑則地一萬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千餘石河內區區地山河平分地之半丹河繞東北沁河由西北蜿蜒東南皆投黃河每歲秋雨發水騎吞岸膏墳沃壤動沒至數百頃良田化為澤國而糧不除太行萬重山壓邑西北西接山西澤州北接山西陵川而邑之清土圖利下圖居民郵廬皆在太行山中復按山

地起糧山磽𡼏赤色盡石骨石上之土厚者至五寸薄止二三寸苗山禿而不活樹及播種雨以時則禾生十日不雨則禾死一月不雨則地不毛地不毛而糧不除懷慶六邑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河內之甚者也除正賦額糧九萬石之外今又爲遼餉爲均輸爲練餉共計增銀至二萬四千二百餘金其千里擔簦轉輸則又有觧京潤布之役胖襖歷甲之役山西鹽課之役小灘八千石漕米之役毛田閼陽打冰防河之役故民終歲無有父母妻子之樂而無日不辦公稅河內之賦之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以崇正十二年六月初十日自高平縣調任河內未數日水奪民家又數日蝗奪民家自去年六月雨至今十一閏月

不雨水蝗旱一歲之災民者三旱旣太甚民不得種麥而
蝗蝻乃巳種子亡慮萬頃冬無雪蝻子計日而出去年無
秋今年又無春窮民食樹皮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
相食皆黃腮腫頰眼如豬膽餓屍纍纍嗟乎嗟乎臣負戾
深重上干帝和降此大荒乃帝不即使臣死而使我良民
死臣獨何心能不慘痛念皇上居深宮之中遠軫民災謹
令繪工畫十六圖而臣手記其畧且死進呈嗟乎嗟乎圖
之所能及者得而見之圖之所不能及者不得而見之也
工能畫其形似而不能畫其啼飢號寒之聲可奈何哉臣
謂歷代帝王及我皇上眞心愛民不可多見臣以新進小
臣而敢深言天下疾苦知皇上堯舜之主有以樂聞乎此

也臣無任激切慄息之至

漢條侯周亞夫先塋記

張祥

縣治東北七里許有古墓相傳西漢條侯周亞夫墓云予謂亞夫距今千六百年有奇世代凡幾更顧其人表表疑必有銘勒識不朽因集其土之黃髮相與蹤跡之無所得惟見周圍皆磚封葢門大可三十餘步堅固擲之作金鐵聲噫嘻此豈當世鼪鼯庸衆者藏耶傳曰周亞夫其先卷人也考輿地志原本古卷衍地今其墓規模又若此予以所見所聞度之豈其先塋耶余既多條侯之功而於邑其不終因玆有感不能置於懷也乃捐俸貿地十畝封樹之立石以志使後之弔古者或有所憑云

游王屋山記　　李濂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於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形如屋也又曰山空其中列仙宅之其内廣濶如王者之宫也按龜山白玉上經暨茅君内傳皆云大天之内有元中洞三十六第一曰王屋之洞周回萬里名清虛小有之天杜甫詩憶昔北尋小有洞即此山也其絶頂曰天壇常有雲氣覆之輪囷紛郁雷雨在下飛鳥視其背相傳自古仙靈期會之所世人謂之西頂云余夙慕天壇王屋之勝顧塵事覊縛恒以未獲一游爲憾歳乙巳三月十三日乙亥蚤起渡河徃游是夕宿原武翌日宿武陟丁丑宿覃懷戊寅宿濟源巳卯

晨出縣城西走嶄中四十里飯胡嶺又折西南行十五里
度秦嶺皆行山上逾五里至劔河堡南行又折西北行十
五里至陽臺宫在王屋山之麓唐司馬承正修真之所也
明皇御書寥陽殿三巨字殿中塑昊天上帝像旁侍十二
元辰皆偉麗而白雲道院乃在寥陽殿之東曰白雲者承
正别號也入道院見大鑊一徑丈深數尺勝國時物也宫
之南有八仙嶺其勢如八仙飭冠佩下天拱揖而嚮陽臺
又有仙猫洞不老泉皆去宫不遠出陽臺宫東北行山下
百餘武謁煙蘿子祠祠前有洗參井祠卽煙蘿子宅址也
煙蘿子者晉天福間人世傳煙蘿子佃陽臺宫田苦積功
行忽一日於山中得異參合家食之拔宅上昇云過祠北

行磵道中峯亂藤履危石東西兩山壁立數千仞風颼颼
起巖谷林木間令人震恐磵道中行八里復上山坂疊巘
盤曲莫記層數乃循石磴道士引入紫微宮仰視臺殿如
在天上至門金書榜曰王屋山朝眞門門內爲天王殿榜
曰天下第一洞天又上一層曰三淸殿面對華蓋山如几
案然又上一層曰通明殿設昊天上帝像殿中環列朱龕
貯國朝御賜道藏經若干函有碑數十通皆宋金元時物
薄暮酌方丈之松菊堂翌日庚辰夙興爲天壇絕頂之遊
乃乘小山轎僕夫扶絙牽輿以上出紫微宮西上二里至
望仙坡闞坡雲子修煉之迹又上四里至憩息亭凡登絕
頂者至此必飲茗少憩故名其地有仰天池四面而中凹

舊有泉而今涸至此則山徑愈峻險轎不可行乃步以上
過此躡瘦龍嶺登一天門曰瘦龍者以山脊之瘦如瘦龍
露骨也過一天門登十八盤山石壁陡絕旋繞而上至躡
雲嶠觀煙蘿子登仙石石上有足蹤下有澗曰避秦溝又
稍上則紫微巖巖之右有三官洞洞前有仙人橋少頃至
南天門則愈陡絕手攀鐵索以上觀軒轅皇帝御愛松少
憩換衣亭謁玉皇殿殿之東曰清風臺西曰明月臺皆名
石也又行數十武至絕頂入虛皇觀謁軒轅廟真君祠乃
陟三級瑤臺極其遐覽東曰日精峰日始出時晶彩爛然
西曰月華峯月上時光華先見也於是東望海岱西眺崑
邱北顧沂城南府黃河如線嵩山少室高可對時或緣目

前下覗華蓋諸山卑如培塿竊意天下奇觀無踰此者余
徘徊久之及下三級瑤臺徧觀古今諸石刻而日已晡矣
是夕宿上方院偶思李白詩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
掃落花之句超然有遺世獨立之心焉余入寢室將就枕
道士走報請觀天燈亟出視之則見遠火如流星下上明
滅杳無定跡時從行者咸相駭異昧爽起觀日始出之景
甚奇天既明陰雲蔽翳移時頃之開霽步至北天門見古
松十數株環列成行儼如侍衛皆千百年物也遂觀捨身
崖志心石在東北虛巘之上突出一石濶尺許長丈餘勢
欲飛墜下瞰峭壑神悸股栗又觀老子煉丹池上有老子
祠古碑存焉聞東北有王母洞奧邃難測人跡罕至元歲

時投金龍玉簡於此余欲往遊之道士曰徑險不可行且有蛇龍潛其中乃下南天門里許遊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池蓋濟水發源處也世傳析城之山升白氣於天落五斗峯化為濕雲自石竇中滴水降太乙池云道士曰每歲元會日五更初輒聞仙鐘自遠洞中發聲悠揚清婉可聽又曰日出沒時間有倒影之異余暫遊速反悉未之逢也是日出舊途下山仍宿紫微宮余嘗夢遊一山極奇絕嗣游四方名山無似者乃今登覽王屋種種與夢中所見合夫豈偶然者哉

游濟瀆池　李濂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地里志亦曰王屋山沇水

所出瀰沇聲相近蓋一水也禹貢曰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入於海夫濟之爲水瑩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余曩閱桑欽水經酈道元爲之注凡異常事無不具載而獨於濟水下無所稱乃知世之謂靈異者皆譌謬之傳余家去濟源僅三百里數聞鄉人獻香祠下者云有借貸錢布浮藥以療病之事心竊疑之嘉靖乙巳春三月計當俗所謂潮賜之期乃單騎往觀之州縣獻香人紛遝四至晝夜叫佛聲響震林谷余鬮之憮然嘆曰無知徼福者有是哉既至池上肅謁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志謂濟瀆源通北海故

祀於此或曰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殿前有池即浮物之處是謂東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曰西池皆蓄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此滙爲二池地志謂東源週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週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西南入於河自今觀之東池即東源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即西源周如東池深纔三四尺耳余躬躋王屋山頂觀太乙池亦涸矣今陵谷變遷乃爾耶正德初楚辰潘君崇理懷慶嘗著辨謂春夏之交泉脉騰沸升發之氣勁疾愈於當時故近投之物或當其衝隨沸而上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余坐水殿竟日見有帛桃乾浮在水面者上尋姓氏再問亟返

覩咸三日內所投則曏所聞浮出遠年之物皆妄傳也又見綿裹成藥浮出以應人求者上亦有字意神靈爲之必仙畫雲篆乃皆俗筆而服之者亦罔效豈廟中人欲神其說而故爲之耶又乞嗣者所投銀嬰兒有沉不沉者蓋銀嬰兒皆空中其郤有滲漏者必沉否則浮如以浮沉繫之誠格他物奚不然乎潘氏謂果水之靈則當不擇時而施何獨見於春夏之交乎其爲水泉氣盛之所爲明矣乃若能興雲雨澤百穀見伏斷續不因餘水而能獨行以赴海是則濟之靈也先王列之爲瀆廟食萬世有以哉國家定制惟天子得遣官祭告其歷代碑刻亦云蠢茲下民不遠千里混男女塞道塗孳蹈僭謬以儌福田自古奸人多假

神以倡亂如漢末之張角誘結凶愚至三十六萬流毒海內為人上者可聽其貿貿而不禁其漸乎

游龍潭記

李濂

龍潭在濟源縣西五里去濟瀆廟僅二里余謁廟畢寓天慶宮將游龍潭出宮稍西見沙郭水寺瀟洒可愛檜柏菰蒲參差掩映孤塔秀聳雙鶴巢其巔而所謂龍潭者實在寺前潭潤頃餘渟渟清徹可鑒毛髮舊跨潭建涵虛閣今廢居人曰潭中有神物有時洄水將至夜輒聞蛙鳴水鳥盤旋其上人以為異云宋盛時蜀人陳省華嘗令濟源有惠政因家於濟今城北有夜香臺乃其妻滕國馮太夫人焚香祝嗣所臺址尚存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同讀書

龍潭寺中後相繼登科父子四人按蜀爲將相皆賜大師

中書令子孫蕃茂登仕中朝而虞部員外郎知僉嘗搆四令祠於寺側司馬文正公爲作記寺中古石刻最多今存者校書郎張庚所撰省華善政錄暨眞宗皇帝送堯叟謝病歸詩而堯叟和章并刻碑陰續建短碣俱漫漶不可讀矣余徘徊薄暮誦堯叟木昏烟暝自成圖之句嗟嘆久之

游盤谷記　李濂

盤谷在濟源北二十里唐李愿隱居於此昌黎韓公有序送之而是谷遂顯名於世按韻書盤磐古通用蓋山石之安固者荀子曰國安於盤石漢文紀盤石之宗是矣韓謂環兩山之間曰盤又曰隱者之所盤旋余游其處則見諸

峯巒立蒼翠掩靄蔚然深秀旁覩宅峯多犖确插起危若飛墜而此獨平穩似謂安固者爲是谷中有農夫數家草屋參差榆柳交蔭韓序所謂草木叢茂居民鮮少至今猶然也公之序濟源舊有石本在張端家乃貞元中縣令崔浹刻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嗚呼盤谷太行一支山耳乃獲公一序輝映今古余又深慶此山之遭也

寗邑記　　李濂

乙巳暮春至寗邑寗邑者昔賢棲遲之區也出邑之北門二十里至眞清觀閱邱長春所書劉海蟾入道歌石刻觀前有古潭瑩澈如鏡相傳海蟾子洗丹處也又十里抵山

陽城一曰濁鹿城漢獻帝之墓在焉曰禪陵魏曹丕逼帝受禪奉帝爲山陽公居此陵之東五十步有漢獻帝廟傾圮崖側正德初蜀人洽宗元爲邑令復其守陵者二戶余至其處見孤冢如阜封鬣荒涼荆蔓蒙絡不勝異代離黍之感晉七賢竹林亦在兹地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者也余徘徊四顧絕無一竹尋訪遺蹟得一寺實七賢堂舊址葢後人建堂於竹林以祀七賢者草莽中臥一斷碣隱隱有字可攷元末始改建山陽寺又曰竹林寺云七子當魏景元中政歸司馬氏時事日非懼禍及以兹地近許洛泉谷幽僻乃相率爲竹林之游以自放焉初七子之縱酒也實欲閉關沈晦冀免刑戮顧亦有弗能免者君子處世之

大方其別有道乎乃若蘇門之孫公和則得之矣余游山陽迤邐至六眞山訪六眞修煉之處山南有洞曰六眞洞深邃窈冥不可入聞其中有數丹[illegible]洞前舊有六眞觀今廢而新河之水自六眞山合皇[illegible]泉南流入吳澤陂六眞者邱處機劉處元譚處端王處一郝大通馬鈺也

百家巖記　　李濂

太行矗矗數千里雄跨河北諸郡而山之所至隨地得名其實皆太行也修武之北五十里有曰百家巖者以巖首稍平可容百家也嘉靖乙巳春三月余下天壇旋軫取道修武往觀百家巖之勝乃由馬坊郇莊山北走度澗[illegible]重失道入叢[illegible]寺中遇樵翁指示小逕草樹蒙密[illegible]

石路欹仄愈進愈峻至其處則見飛峯疊巘懸崖峭壑連
亘迤伏若迎若送若拱若揖若拒若鬬堆蒼積翠烟霏冥
濛不可勝窮太行穠秀此當爲冠而叢林崇明寺實據其
勝土人謂之百家巖寺創於高齊唐稠禪師益拓大之臺
殿寮宇咸壯麗乃若泠然自山而下濺濺有聲穿佛殿之
礎流入僧厨者玉女泉也一泓湛然影沉沉紺寒在佛殿
之後者明月池也朱欄碧牖當池之陽四面敞豁可凭可
眺者環翠亭也舊佛殿之西有石如砥可坐而飲面對瀑
布泉如千丈珠簾噴冰灑雪涼氣颼颼侵入肌骨者劉伶
醒酒臺也臺下有池方廣踰數而上足罷力勌遇稍平處
輒坐憩石上僧持茗來送啜若畢乃手捫僧背努力盡石

磴入寺竹樹陰合弗見天日佛殿凡五層而水陸殿獨在絕頂壁畫諸天像頗工緻稍折而西有二泉皆平地湧出左曰金沙右曰銀沙各取沙之肖像名之二泉交滙於池潀然奔流下灌園中蔬泉上有二紫荊樹土人呼曰百日紅泉之後石梯數十級褰裳以陟至石臺臺上有地藏王殿又西磴石崖有竇窅然曰青龍洞洞內有水色正黑悽神寒骨寺之東圃中有宋大中祥符二年所建五百羅漢碑今無一存者余聞是寺在宏治正德間最盛僧徒至百餘人人士來游者供帳甚欵比歲困於賦役乃毀室廬鬻鐘磬以給逋負坐是廢禪輟唄遠望皂衣者至咸走匿深谷中余偶來游傷其事聊記之寺壁倘司牧者見而有慨

於中庶或濟之亦仁政也

河內縣修城記　　王[illegible]

崇正十四年懷慶府河內縣城成是城也周十餘里增高一丈㘭之鑿深五之帀四隅則樓之樓外郭則郭之葺城上周廬乃翬飛衝櫓雉堞言言壑下峻上涼彼湯濠淠淠漾漾日偵夜巡擊㰌相間詰察攸譏姦宄無牙外寇不闚是城之爲也力陳職受從民之欲篤慤從事盡敏於四肢請於大吏始庚辰冬月厎辛巳夏月告厥成費十餘萬緡城既修人是用懌恃以爲命厥維河內尹王公始終之也先是王公登城睬隍卑者墳堅者礐矣汙萊弗治牛羊[illegible]踐問大夫士民曰茲無他衆心未集勤算事不重本根城

不樹焉故耳曩年寇清化鎮㝝饗先人之以貫蠱相首尾
血垣屍塡井陥且陷修武夷之而蕤藜生斯邶鄘之址也
嗣是千言以北鄭鄏以南無有鑠王師以務烈所土人與
寇煽數千里皆虎狠皇帝下詔繕兵固城以防刻雕有司
廩廩嶹城之是爲王公𢥠然𣢾曰噫城體性也由首領至
毛脈手拇大制小所以變而罔勤今至獻𣢾嘆踐斯曰無
城無城何人無人何兵吾何愛四肢不畢爲敏耶於是延
鄉紳諏青衿諮耆舊僉曰是城之爲也浩公曰浩則節之
曰是城之爲也勞公曰勞則矜之曰是城之爲也曠公曰
曠則邁之訾天咫以劄民則吾自除民蠱慝而已何懼陳
蔡不羨之譏乎乃大石甃焉細石灰焉口甙疋監工由驛

饋趨事者贏縮疾舒咸有經紀不行邁課塞其漁牟以始
以終不咈民欲至於財傷期怠也凡修之材礦鍜甎堊木
竹標蒸膠角物采靡有攸屬所謂篤愨從事設隘守谿公
非始終之數矧覃懷爲邯鄲上黨河雒牧野之際南北一
都會哉土衍精急輕爲㦤忮號爲難治數年蝝魃千餘里
八載笠削父子夫妻相暾府庫倉廩魗車甲羽殳裂做鉅
寇自楚蕩溫雒遷㠠十六城二三藩封剷以殺戮爲驢所
鏺多潰無地非虎狼豈獨邯鄲之墟耶公城繫若此且平
時擐甲當鏃石擣諸巖谷寇如批蝨然是故撤朽剡蝕益
鐵擴墟登登陾陾適修有俶鎧鎧濯濯無有殿屎堅屹淵
鬱迡睬遠瞻崩橥鐙光與行山沁涌虹偃霞流民有安宅

商有那居非壹心集根本壹能姦宄不牙外寇不鬩如是乎物憙萌歸無所叨懫可謂丕能誠於衆矣紳衿耆舊登爾樂之曰燠休焉斯城也睞且丕顯懷人知所依不則懷何賴之有今虎狼在野不敢齒盤野王公實生我其庸豈摽寓中爲政者囘於無城一二城偷期耗財不勤始終畚鍤器舉轅中輟貽地方憂欲一旦之命倖寇之不吞剝難矣荼毒焚略無可跳何至勤皇帝問罪師官軍蠢午矣以耀吾備故公肇成也口但有懷也厚其勞獲有休息顛木有蘗天其永命是城之綏不知勞矣邇其曠載其頂領室家有感允若籲懷是城之敗不知曠矣節其浩濟無臭載屏我南北不餓卒疇是城之濟不知浩矣公散笑畲旦不

居德爲王子棲懷從大夫後與曰寓中爲政者皆克如王公於懷歟古人言維城曰無獨斯畏徃城於方曰車彭鈞援然則篤愍以作事集心成城人心本根也子輿曰不如人和劉順昔豫備外嚴內輯衆心協一守戰嘽焞罔不攸濟卽串夷之喙且可折之況不逞之寇何至憂之妯邪夫一城也集人心而金城干櫓在茲倘司牧皆如懷城爲王公之爲推廣其受職陳力咸有千百年之利皇帝可垂裳無愁而琿琫弓鼓俱可偃臥矣於乎文是城也寧第爲懷而已也藩紳衿氓勤捐鏐碑陰王公諱漢掖縣人進士他政夥且紀其修城一事已如此

國朝

靈泉記

王夢蛟

縣西南五十里有邨曰狗泉陂邨北二三里皆有泉大小廣狹無慮數十其西北里許有龍王廟靈泉之所出也泉滙爲池可二畝池底復有泉上湧如珠璣噴噀此卽晉楊生醉臥荒草野火將至其所隨犬刨地得泉水其身浥草以救楊生者以其若有神助故稱靈焉引池東流數武有水自南來會之又數武有水自北來會之合而東去爲蟒蟒河其北有泉數處合流注之過磚橋岐爲二一自南流會寺前河一自東去至漏格漏格在邨後泉水至此滿入地下靜夜遠聞聲如巨雷漏所不盡者東行爲洸河洸可南岸下多泉孔緣岸二三里比節而出其北岸菱南岸

多大者如箭其北又有數水次第入之過三孔橋灌稻田
十餘頃又東行過李萬大橋寺前水從南來注之寺在郵
西半里前後有泉數處從郵南東流居民柴門外魚鳧游
泳藻荇交横流水小橋間饒有逸致郵南一二里泉無數
皆東流折而北入寺前河更南近郭郵泉數處武陟人引
入寧郭城濠不入寺前河寺前河東北流過李萬小橋入
靈泉河再東流三十里至平政橋劉公河水從南來注之
劉公河者修邑南境多窪地久苦浸漬邑侯劉公諱建吉
開渠洩之自縣西南界寨里郵起西受寧郭濠水東北迤
邐行四十餘里至平政橋入靈泉河過橋至縣北豚鹿泉
皇母泉六眞山下諸水同自北來注之又東數里馬坊泉

蔣郈泉五里源諸水從北來注之又東入吳澤陂又東至
合河入於丹水唐大中中縣令杜某開新河引六真山諸
水入吳澤陂此後又名新河年久淤塞水利不興爲害滋
大康熙四十八年太守鮑諱復昌督工開濬湮沒之害始
去乾隆五年縣令劉公開濬各處泉腦狗泉陂龍王廟左
右開渠數十丈水利復興是泉也資灌溉救亢旱蝦蟹荷
蒲之利數千家享焉委入於丹河益漕助運爲功又不止
修邑一區已也夫日月遷流滄桑易改黃河非禹跡之舊
碣石在想像之間變態無窮靡可逆覩安知異時之注瀉
猶是今此之溪流特詳記之用傳永久云

明故濟源縣尉永康李公應選暨邑紳輩縣教諭閻

公士選殉難碑記　　孫　灝

讀表忠之傳記如銜溫序之鬚覽殉節之詩歌欲嚼張巡之齒怒髮尚看髮動貞心只要心安血化碧而成燐汗殺青以勒石當事之發潛闡隱裔孫之咏駿誦芬芳名不是沽名公論皆為定論雖未過其閭里撫殘碣以欷歔猶將布以几筵望靈旗之陟降何況黍為星使所當樹之風聲前官旣已請旌後世且多興起適逢修志亟合表揚而事有相符則文宜並舉見危授命從容而具衣冠罵賊捐軀慷慨以攖鋒鏑當寇迫而救援竟絕巳聞勸去之浮談迫城破而捍禦不支更進脅降之狂論乃膽猶鑄鐵豈腸若盤輪國巳亡家巳亡微員何惜舌可斷頭可斷大節須完

孔孟是師惟知成仁而取義許顏不作孰甚此烈以爭光此實世道所關不忘憑弔且為
聖朝所重特予褒嘉者也遠則立夫吳子錄存桑海之餘近姚吉士趙君記到煤山之烈三百年深恩難報養士為隆億萬載浩氣常存傳人有幾誰誇高秩自命清流蟻聚蜂屯奮臂而爭門戶蠅營狗苟蒙面以避刀戈或隱忍以就功名或委蛇以觀時變皆為巧宦總屬奸邪得此二公光於千古墨綬之榮膺丹詔物換星移金華之輝映玉川地靈人傑廣文典史受職雖卑名宦鄉賢崇祠不愧雖非雙廟如在一堂尉署亦祀李公宗祀自傳閻氏海宇之江山分裂耑恨何窮天壇之日月精華增光巳極浙東河北

誕生之地不同明末
國初殉死之時不遠忠魂相見可以論心偉烈共聞都應
拜手摘來蘋藻一泓之清濟渟洄補得松楸四野之悲風
颯爽遵志書之舊例各已分編待史筆以新裁正宜合傳
此雖鉅手所謙讓未遑抑亦私心所低徊不置者也

重修府儒學碑記　　龔其裕

宋人有言曰學校者人材之淵藪也又曰學者王政之本也自古迄今上之所以成治下之所以成德者豈有外於學哉雖然古之立學也名存而實存今之為學也名存而實亡何以言之古之所謂學考其實則嫻於進退俯仰之禮以範其步趨習於干羽絃歌之樂以淑其志氣講明於

天人理欲之歸以一其向往砥礪於孝弟廉耻之行以端其事業用是修之於家者可獻之於朝成之於己者可及之於物刑措而不用兵揜而不試治隆於上才盛於下有由然矣秦漢以下廢興無常至明而大備然其流也士皆汩没於舉業奔走於名利司教牧民者歲時行禮徒故事耳才之不成治之不美亦有由然矣

皇清受命嘉與維新振厲學宮比隆三代而覃懷郡學未葺蕪塌蠹朽將有傾壞之虞裕顧之惕然乃率先捐俸謀之邑長司鐸爰集闔郡紳士以遂其事始於聖廟兩廡及夫明倫堂學舍次第完治咸改舊觀乃行釋奠之禮進諸生而言曰

國家令天下立學非修學世守之難無循乎學之名務求
夫學之實之爲難其本於心則主敬存誠之道所必盡也
體於身則威儀容止之度所必飭也行於家則事親事長
之道所必謹也推之以致君而忠藎蹇諤之風可覩推之
以澤民而仁育義正之績可述長吏學官異鄉先生以此
倡之於上衿士以此交勉於中匹夫匹婦得以翕然從風
於下所謂人材與政事同出一源斯則
聖天子愼重學宮之實意而太守修學之實心也歟因次
其語以承之於石云

新建崇寧宮碑記　劉維世

或以郡之建廟不關乎政而民之所係不在乎神余爲之

語曰昔狄梁公毀淫祠七百餘史記之稱之曰賢是葢以非其神而神之者耳今崇寧宮之建爲民計也因其神而神之者也吾儕處大山巨川間名勝地也其脈原雖在行山而實在阜山阜山者沁水所從出也水經注云沁水又東邘水注之出太行之阜山則五行山之異名也前河內令袁命巧匠用巨斤開山骨鑿五石竅呼爲五龍口使沁水分派出石竅南流灌溉河濟田日以千畝計民昔未嘗不怨其勞而今享其逸利溥哉然未免傷於脈原文風不振甲第寥寥者於今有年矣在當日袁令名人也豈不鑑此其意必謂予民以貴而獨得之不若予民以富而均享之之爲快也余意以爲民既富矣而不使之貴則民惟富

是謀必鮮知禮義鮮知禮義則爲頑民而無文矣於是修
城樓植樹木築横隄於城之西北以拒沁水直衝之勢使
之婉曲遶城東去與丹水相滙建龍王廟於隄上以鎮之
雖陰陽之說似屬無據而地靈人傑兩年來果甲第聯鑣
英才濟濟是廟也非關政歟丹沁二水之間有柳數百株
蒼老可愛其地遂以柳園名春夏之交嫩綠森森小雨乍
晴纖塵不起微風徐至吹葉作浪好鳥時鳴野花爭放偶
來坐芳草枕清流對王屋盤谷聽牧童歌農夫語覩煙雲
去來回顧巳身不覺悠悠入荆董筆墨中矣斯地可遊也
實爲吾懷之左股因捐俸建關帝宮以爲城東北之保障
時值旱民飢欲逃者得因此傭工以爲身家計故民皆樂

趨而忘其勞於是搢紳大夫喜而樂助其墻垣遂不日告成蓋以帝有崇寧之號因以名宫焉夫帝之神在天下莫不知尊而廟祀之吾不必贅爲也抑帝之神豈喜吾廟祀之歟即吾亦豈借廟祈禱澤歟吾更不必贅爲也况吾忝居民上而不思其所以和兆姓安土地者豈孳孳專以神事爲蕆蓋以帝漢室臣耳能文能武死忠死義以至封王封帝爲千古一人必能爲我障城池保黎庶也爲官者亦可以帝爲式學爲好官以忠爲民者亦可以帝爲式學爲良民以義爲士者愈可以帝爲式學爲國士而能爲文武爲

朝廷桂石將見斯民富而好禮爲衣冠文物之邦矣是作

關乎政與祭實因其神而神之者耳謹擇日爲文以祀其

辭曰神之至靈萬物賴成神惟至尊兆億賴生隨感而應神若分身天下仰止若合一心維世庸祿素仰忠誠藏之五內願鑄金身雖無聲臭知者可憑見相作福愚者倍親爰擇吉地沁水之濱三河襟帶萬山後屏參差老樹映綠森森叢築不日棟起連雲願神居此固我懷城若時風雨保我黎民即今大旱二麥不登願神憐憫降以甘霖若大維世得之以平不望神力私錫祥正躬率屬吏齋戒恭迎薦以毛血侑以聲音清酌三獻神其來歆

衞氏五世同堂序 葉長楊

人壽以百年爲期得乎氣之厚而不伐其天者皆能至是

而至於子孫曾元遞傳於不絕未必能於百年之內皆及見之故有父子之近不克覩其成立者矣有祖孫之遠不克覩其纘承者矣高曾之與曾元其世代相去又遠卽有孝慈之後能光大前人之業者不過樽酒豆籩告之祖廟而已濟源衞氏其先西人也因兵亂遷河朔讀書耕田陰行善事三傳至德吾又三傳至衞子灼三有志行學古而能文以弟子員貢禮部出宰贛邑亦先世積功累仁之報也先是丁未春衞子灼三與予讀書西湖知其家甚悉辛亥來江南語予曰曾祖父德吾公樂善不倦一生與物無忤壽七十有八考終祖父伯元公克承先志爲鄉黨推重父名卿公忠信醇謹居祖母喪哀毀逾禮事繼祖母不異

所生役之以難苦無難色不欲逆親意也今哲治有子之良九齡之瑞七齡俱出就外傅而曾祖母許氏年已九十矣曾祖母子二人孫五人曾孫七八元孫二人自子婦下逮曾孫婦俱無恙五代相聚各盡孝慈天倫之樂遂求一言以序之按昔太邱朗陵子孫之賢而多者也德星之聚亦不過子事其父孫侍其祖汾陽有孫數十人至不能盡識有問安者頷之而已一時傳為僅有之事唐長慶間蕭愿不以入相為喜而以壽考得見曾孫為樂其時曾孫尚幼未成立也今衛母年九十而其子亦俱老矣若孫若曾若元繞於膝且親見曾孫哲治出為民牧服勤王家於以嘆衛氏之壽臧熾昌而一堂五世振振繩繩為

古人所未及也所謂子孫曾元遞傳不絕未至百年而已皆及見況於百年之後乎

重修懷慶府文廟學宫記　　蕭家芝

朝廷不欲以馬上治天下凡澤宫造士之典孔廟歲時釋菜之文一如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海内亦厚幸矣懷郡夙稱好性理崇禮義之邦比者人文飈發登賢書者多逾十數輩

臨軒對策者亦不下三四輩懷多士益厚幸而孔廟榱橑禿缺不足起敬考之殘碣盖自前代嘉靖間太守孟公重新之抵今無過而問焉者何哉順治十有六祀孝感彭公清典來守是邦入廟興嘆曰

朝廷不廢文教　守者視若棄苴詞師表何於是捐俸餘
爲倡其僚屬與士著之大夫士醵者次第棟楹榱桷腐敗
者易之瓴甋必以完好脂膠丹漆罔不夏始事於某年月
日斷手於某年月日望之秩秩即之翼翼邦士大夫請紀
厥績余惟孔子之後無孔子即學爲孔子之徒者蓋曠代
而不一遇也海內萬國懷郡僅如彈丸唐有韓文公愈元
有許文正衡明有何文定瑭文章道德煜映後先懷可不
謂文獻之邦哉然使愈不諫佛骨衡失身於王文統瑭諂
事劉瑾政使文擬劇秦美新止堪覆瓿況區區名列賢書
南宮對策何異蟪蛄之與朝菌乎語有之百川學海而至
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願多士以孔子爲海以韓愈

[illegible]祠塘爲川以衆賁

[illegible]廢文教之典以仰副具二千石崇新孔廟之[illegible]

[illegible]直懷耕云乎哉

廣濟利豐河渠碑記　[illegible]□□

沁[illegible]九折入濟源之枋口昔人引以灌田其來舊矣顧涓[illegible]不審形勢之便易湮淤遂通塞不常時有興廢明萬歷庚子間大司馬鳳翔袁公應泰令河內相度水勢鑿山爲洞置閘司啟閉引水出洞滔滔汨汨東南流歷濟河温武四縣界又數分支流以資遍溉名曰廣濟洞渠其役甚衆其慮始甚周其落成甚艱而其矣濟乃甚溥其下又有利仁豐稔渠用濟廣濟之不及而膏腴沃壤幾盡

境內越數十載渠漸淤塞僅存涓涓細流而澤不下究邑侯孫公目擊心傷謀為疏濬之舉初有慮鳩工之難者侯曰否因名之所利而利之其強者吾以公服之其奸者吾以明察之其愚而弱者吾以均恤之苟有利於斯人勞怨其奚辭工既肇庶民子來踴躍趨事猾者無所施其巧樸者無所憂其力自廣濟正渠以暨各支渠並利仁豐稔諸渠成濬深廣如舊式未三月而告成事浸灌之利大饒而用不爭余嘗稽晉安平獻王司馬孚為魏野王典農[illegible]具表言枋口木門朽敗易以方石溉田滋廣唐貞元二年隴西公李元淳刺懷州開渠七十餘里史又稱溫造為河陽節度使太和五年浚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

內濕修武四縣田數千頃可見枋口渠自秦有之當時以木爲渠口司馬獻王乃易之以石猶易湮淤至袁公鑿爲洞功乃益大利乃益溥耳天下事往往振迅於剏始而後乃因循淩替故繼起之功貴焉今鑿山開洞前有袁公不有公之力任疏濬則袁之澤漸至湮沒故茲役也公於河內永利濟實有大功於袁公也工始於順治十五年十月初二日訖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役夫三萬人侯名灝字湛一己丑進士順天之大興人

重修懷仁書院碑記　夏宗堯

稽夫麗正白鹿東湖西澗之規制凡所謂高其閈閎廣其堂齋寢幄何莫非與多士與行崇文俾藏修遊息明善復

初以不失天理人心之正耶郡城中央舊有懷仁書院嗣厥殷勤教誨譽髦斯士者司理安福王君也其同心鼓舞丞觀厥成者前守安溪詹公也初司理莅任政事之暇輙與青衿士講學信從甚眾翕然宗之司理因念聚學無所或不免見異而遷而不可以任重致遠此爰始爰謀改創之緜久矣載諸郡邑乘余自康熙巳丑受事覃懷卽以作德育才爲先務特設義塾用教合國之子弟嗣聞書院舊基址僅存而將惜荒烟蔓草泥塗瓦礫界限蔑如越明年乃謀重建而鼎興之首建奎樓於巽方次立大門正庭凡在越歲而廊齋寢室井亭翼然繚以周垣而中三門亦同時告竣焉是役也灰石土木與夫傭匭工作悉余捐奉而

無一累及里民既落成後先踵接竊幸與前司理郡守壎篪相望矣抑紳士中有守正如澹臺經明修行如胡安定者余更敦請以爲多士模範庶乎日有省月有課共期藝成德修以光明俊偉之人品具光明俊偉之學術建光明俊偉之事業上以黼黻

皇猷中則立身揚名下則澤入利物如朱紫陽就學三公卒得伊洛之正傳張敬夫言信任防一巳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是皆有體有用所可視爲則傚然舉之不可枚舉要之書院之名仍從其舊示不敢創焉而書院之制不厭其新示不敢襲也至懷仁之名義槩括洙泗之問答包羅學士之身心照宣於王宗伯前記者最爲詳盡所願台之

蒞斯土者體此意而續葺之勿使紳士有鞠茂之興嗟勿致居民同供役於館驛豈惟余有厚幸實前司理與郡守講學玉成之美意永借以不朽而駸駸焉麗正白鹿之規制也夫時康熙五十年歲在辛卯小春之吉

學山書院記　　劉　凡

將求高巖深谷曠如奥如之境以娛心而養神必之乎寬閒寂寞之濱而後得焉將觀冠裳文物車書之所輻輳必之乎通邑大都而後得焉然以通邑大都人物文章之所聚而欲以學為來以文為會非屏人事却塵囂而之乎寬閒寂寞之濱者不能古者大學在郊又如鄭有大事則子產輿裨諶載以如野即其義也河陽舊為大鎮當晉宋時

甲第名園幾半邑內今則風禾露黍白草寒烟而已矣然
其士樸而勤其民貧而儉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予自巳巳
下車邑務有暇即延諸生講學論文殆無虛日而縣齋偪
仄雜貯簿書耳目之前不無別營並進之擾欲擇一席地
以爲淸談高會之所而久未得也壬申初冬偶適城西北
隅見義倉數楹軒敞聳拔遙對高峙俯臨徃溪青畦數行
老樹成列窗牖雉堞儼若高山日夕風寒光景蒼列予固
心自幸曰此間大有靈境而邑人皆未之知也旣而偕薛
君子實數遊其地相度形勢惟子實亦以爲佳遂謀徙義
倉於他所而更其地以爲書院焉顏書院之前高宜堂堂
宜亭中宜築隄爲梁以通往來心固欲速其成而力未能

也適邑俊民初升於學例持朋酒以為令壽則笑謂曰予安用此其亟就爾功諸人益喜用命數日之間堂者堂亭者亭隄者隄而梁者梁矣木用土宜陶取素質因陋就簡不煩人功向之種葵蒔菜畚鏄之餘高高而下下者若以待今日書院之設而成寬閒寂寞之靈境俾予與二三子得以暇日息有於此而忘其身之在通邑大都中也豈不快哉顏之曰學山書院蓋其延野綠而瞰天碧者有山意焉魯人將有事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積小至大之意也堂曰起予堂惟教學半先師已言之也亭曰菜根亭即所見而以古人之言為韋弦也履斯地者願與我共相與於有成

改建何文定公祠記　喬騰鳳

懷之為郡狹而介乎河山之間廣袤僅百餘里名儒鉅公項背相望其大者於周則有若卜公子夏按家語子夏衞人而鄭康成則曰温公卜商索隱以為温國今河南温縣原屬衞故是子夏者非吾郡之人歟於唐則有若韓公退之元則有若許公仲平明則有若何公粹夫何公者河內人由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以直節理學顯於世即所謂柏齋先生者也舊有祠在闔南一里許蓋嘉靖間太守唐公寛即先生講肄之所建祠祀焉範遺像其中余少為諸生日嘗出郭門拜先生墓因入祠仰瞻見其隆額準偉姿幹鐵貌玉膚峩峩若千丈之松徘徊不去者移時慨然有

以想見先生之爲人也未幾羅宪荻蕩爲草穢典型泯闕
過者生感參議吳公棨侯以英年偉器來守是邦創修葺
韓公許公祠巳又聞何先生之風而悅之謀捐俸更建會
移署朝歌則躊躇顧揖太守彭公悟山曰以屬君廼彭公
廣教厲才素有同志聞命載欣卽卜地得縣治東先生裔
孫文學瀚之址並先生舊居宅亦猶唐公意也爲正堂三
楹而門而室而墉而甬罔弗飭廟貌巍煥於是三先生之
祠若連囊錯繡然是役也別駕周公司李曹公大令林公
亦各捐貲有差董其事者實爲經歷張君鳴虞當公之生
仕宦落拓蔬水纔給一布袍至六七年固世俗之所譏爲
腐儒也今歿且百五十餘載矣而清德令問巘嶫彪炳者

久而愈新如此此此余又不禁反覆於先生之生平也明之
中葉閹璫肆虐摧拉縉紳如殺狐兎先生獨抗節不屈屢
以直道難容竟致仕歸講學南郵性與天道益湛而精洎
乎肅皇入繼永嘉當國尤重先生之品行舉翊聖治期大
用之先生入朝元正相見輒數張十三瀎衆爲愕然由是
以少宗伯請老優游家食又十五年而後終嗚呼寧介而
躓毋遂而溷孰獶持虎跟趾焦原先生之於誼高矣龍德
中正鳳羽高騫弋人雖慕不得而干先生之出處光矣非
夫聞道之君子烏能然耶余聞諸故老先是郡之爲俗其
士好性理敦敬讓衣冠言動莫不循循有規矩葢積漸有
先生之風教云迺歲以來科第之盛跨越中州然皆溢於

文詞未能篤信道德而煩冀整[illegible]反本之業衰焉今名賢之祠哀然廣塗德音未遠高山在望譽髦來彥誠能志先生之志以勿忘先生之學進則懷忠持節正色立朝否亦歌咏先王聲出金石以庶幾達為名臣處為大儒使聆爾一區宗風不墜是則吳公彭公建祠之意也云爾若夫過廟葡敬土木偶祀之頑不廉而懦不有立當必兩公之所咄詫也

鹽院劉公請蠲鹽課碑記　劉濬

上御籙五年直指劉公奉使河東覩鹺明年請蠲戸口鹽課

制曰可時秦晉豫所治罔不調劑懷之濟源尤如見垣一

方然濟邑懷西歷三面枕山周袤二十里許廣亡踰七十磽确不毛外汙邪幾何明季李寇蹂躙之餘魃災及泉蝗蕭其山十年八九更臻庚辛人相食爨下髑髏枕籍甲申屠城火墅曈爲陵公廨路燕歸巢於崩窖庖樹孑遺又幾何方供惟正延殘喘之不皇而諸大徭役則獨甲鄰封浮於盛時戶口鹽課其一爾戶口之設蓋自鹽少引貴竈丁逃商不開中始非不名曰授鹽其實疲千百里奔命汔不獲蘇鹵升斗間朝輸竈縣門々乃握粟鹽市與割雙股克一腹無異

大清鼎定商人馬典輩以浙承辦而戶口往例亦不少減濟民歲竈賣解如劉光宏李養民咸以素封至負死偈查

脫籍屠沽傭以償下無告者上不以聞攬轡周詢頼惟劉
公哉公家世黎陽河東山狹土瀟狀悉之久比任慨然曰
吾既持斧視厥事義不敢急小惠虧公帑以買名聲於天
下而專事搏擊叱騶馭驅三省羸牛上太行阪吾不忍爲
也用是澄源疏委首彈叨憤下逮二三魚肉商民者錢穀
出納無巨細必委賢僚吏唯登符牒孰科條而已不數月
鹽丁聚引值平草竊與私販屏跡去條山以南梯航絪載
如織既商通課裕不難溢額最矣公曰否百利不償一害
多貪功毋寧釐弊吾將以若少蘇民困去太甚耳乃閱實
諸郡縣某也如懷屬應減某也如濟源應蠲一以商人承
辦之數爲戶口謀補救而已不尸焉疏上

天子信其無私司農不謂病國風憲大吏僉曰克亂爾有官濟邑汙邪孑遺向所謂甲鄰封乎盛時徭賦今始得蠲其一事云他如漕米臨德宗祿鳳陽倉潤布胖襖盔甲牛角等項或本色或折或費浮正供或人無我獨有因濟民之覲調劑於公旦夕請命者惜乎不得越俎而治也是年余拔晉顛末得與聞八年坐放歸里里人士口碑公功德又六年於茲不衰余既嘉遺愛久而彌新且幸直道未墜斯地也故志之公諱達字淇瞻丁丑進士以廉能顯若其臺中見白則有青史在

邑侯俞公書院碑記　李含章

聞之古昔盛時天子重學臨雍講道圜橋門而觀聽者蓋

億萬計上自天子諸王小侯大將軍六百石莫不受學下至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猗歟盛哉
今上御極崇師重道發帑金數萬修理孔廟煥如王宮且天下郡縣莫不有學設師訓誨德化廣被聲教四訖海澨山陬窮鄉僻壤咸知勸學明倫海內文學之士彬彬然雲蒸霞蔚矣古作人雅化菁莪棫樸之風寧有過於是乎是以風行化及握篆涖土者皆知以文學爲重而吾濟俞公則尤殫竭心力時以化導爲事焉公韓沛字水心自涖任以來七載於斯敬禮師儒愛養百姓修理黌宮重建明倫堂其興學勸士爲何如也又如捐修千倉渠以興水利疏諸溝洫以除水害朔望實心宣講

聖諭宣畢必諄諄然指名呼姓懲惡勸善且教以安家勤業教訓子孫至於子弟之英才者樂育之嘗曰學宮之立以教諸生也作聖在於養蒙小子之學可不講歟或謂其如館穀之費何公曰爲國儲材奚惜於費由是濟之紳衿百姓愛如父母將欲立生祠以報旣而調任河內禮士愛民政平訟理亦與治濟同以故河民德之與濟民議曰各立生祠不如同建書院於河濟之間以成公儲材之志以酬公愛民之德於是兩邑紳衿百姓翕然樂從而河內遂輦木植於梨林鄗曰此公設立義學之所也可卽卜地築室庀民聞之輸心趨事搆堂三楹不踰年而落成乃集俊秀子弟訓課其中仍豎公長生祿位碑於內顏之曰俞公

書院雖古畏壘之祝桐鄉之祠何以異是兄公平日所教養而作成者悉力爲薦拔列之膠庠指不勝屈他日奮飛發揚爲棟梁爲舟楫黼黻

皇猷羽翼

王國皆由此日之樂育有以儲之也公雖爲一邑長實公輔器也其進而作鹽梅以調鼎鼐可拱而俟之耳

聖駕巡幸明月山寶光寺記

范泰恒

今皇帝念切民依宵旰不遑乃於乾隆十五年九月之望

恭奉

皇太后巡狩觀嶽道覃懷而臨幸明月山寶光寺臣　謹按

天壇王屋爲太行首崒嵂鬱盤東行二百里景更奇絕翠

柏萬株彌漫巖谷谷背隆起兩址相抱如環故曰明月山
寺則創自金歷元明形勢漸著至
本朝而大備巔石嶂列軒五楹而嚴其前嵩屏河帶指顧
可見左側為大士閣飛簷層構出松杉而清流曲折於階
除者則課客泉也又東有殿曰藏經南下而勢復起覆以
茅亭翠竹百竿掩映蕭森右為方亭類四明車緣磴而下
石室三窟以祀呂道人室西有洞外狹而內寬相傳為仙
公宴息地循徑南出石壁長列廣亭翼之左右雜植畦菊
扶疏燦爛殆山間而具園林之觀焉旁起石臺青松孤出
槎枒偃蹇拏雲攫空上踞六面亭朝旭東升影出林隙可
舉目得也隨步左右下基平而廣有殿三最後曰水空敬

三楹前爲大雄殿又前爲天王殿殿與閣相値閣是
而三殿其腹也階下雙井湧見不竭不溢前殿古柏數
株挺挺直立若拱衛儼空門護法也兩廊環繞僧寮紓複
以達於山門其外石坊對峙東山勢稍昂爲鐘樓西南坦
而長敞楹三以便瞻眺蓋鳳凰臺舊基云或曰天壇山高
擬帝闕其下千萬巖巒若堂若室名王屋實惟王者之居
而軒閣聳出列奇紛綴殿宇寮舍蔽虧山岡此亦離宫別
館也望幸之所於是乎在不其繇乎
皇帝恭奉
皇太后清蹕涖止登殿瞻佛幢幡疊掛懸額列聯
宸翰親灑蓋自開山建寺以後

玉趾來臨須賜稠疊增重名山而爲象教光六百年來實
無倫比抑臣恭迎
聖駕仰覲
天顏每顧黎庶欣欣色喜而登山正位曠望高深田塍如
畫溝渠交錯凡此老幼婦子皆我
列聖以來休養生息我
皇上十有五年撫摩鞠育以有今日也則所以立道之綏
動之以永奠於爾萬姓於茲尤切夫求莫懷保巡方觀化
聖天子之事也奔走述職以揚休命守土諸臣之職也而
述盛德揚芳徽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則述在史館紀載
之職之所宜任也臣泰恒不辭不文謹據實而紀其事時

守土者河南巡撫臣某懷慶府知府臣某河內縣知縣
某例得備書云

勅修濟瀆廟碑記　　尹會一

皇上龍飛元年肇稱殷禮時渙德音五嶽四瀆天地之經紀自古祀典所重其悉查應修以報稱朕敬恭明神之至
意乾隆二年夏四月會一奉
命撫豫議修懷慶府濟源縣濟瀆廟計功庀材有司具圖册以請會一上其事
制曰可伏思天下名川何啻數千惟四瀆比於諸侯濟水之流舟檝不施而望祀之尊與江河等考諸古記沇水發源王屋山東出爲濟經流於徐兗入海於青凡三伏四見

漢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然其潛行於地中者未嘗絕也歷下東阿發地得泉皆濟水也蓋其秉性清勁不與衆水伍故能入而不溷曲折千里而必達於海其性然也嘗默觀萬物消息盈虛之理莫不始於微而成於巨岷山萬里吐納百川而其源不過濫觴河水時至兩涘之間不辨牛馬而吐蕃之河可褰裳而涉也附益者多則其流盛大濟之爲性合矣而仍分入矣而復出且時伏時見有蘊藏之德無暴著之功故涓涓不絕獨全其孤清剛勁之性歷千百世而揚清芬江河以功顯濟瀆以德著其性異其德殊則其神必靈會一肅將嘉命委員督理承修凡殿庭門廡悉葺故增新北海神向祀濟邑康熙丁卯

歲改祀混同江舊廟與瀆廟相比亦理而新之共用帑金四千五百八十六兩有奇於乾隆三年二月初八日興工五月初十日告成事訖驛聞

皇帝乃以流清普惠灑頒

宸翰懸之殿庭維時廟中禱祈皇皇祗祗翼翼聿新氣象葢自勝國迄今百年於斯爲盛於戲歷代崇祀嶽瀆以其功在生民利澤萬物濟瀆於利澤之功有而不居獨其德冠羣靈性空百谷清而能潤濁而能藏

聖天子恢祿宇而秩明禋豈無意乎王屋太乙之間可以章志而貞教矣乃爲之記

陳公廟記　方苞

陳公廟者河內之人不忘故總河陳恪勤公而作也康熙六十有一年河決馬營口公請於
朝凡三至河內循故道疏下流飢不遑餐倦不遑寢病不遑藥以身先役夫而董勸之自秋徂冬閱月凡五南北壩合而復潰者四三誓於神願以身殉衆志咸奮克成厥功而公遂彌留矣所謂以死勤事者也今
天子御宇上清下寧百神受職洪波澄澈亘數千里引河自開不須疏鑿隄堰閘壩之工爲焉而斯成築焉而斯固民忘負薪捧土之劬官有進級紀功之賞休哉天之所以應
聖德惠蒼黎惜乎公既歿而不及見也於是河內之人聚

而言曰前者廣武山下王家溝之引河不開則馬營口不得而塞馬營口不塞則是魚鼈我也公不愛其死以衛我民俾得延朝夕以復得覩

聖天子平地成天之烈於今日若之何忘之乃告於邑令徐君石麟相與伐木鳩工為廟於郭外嘉應觀右寢堂門廡畢具士人張謨荊鵬展金永齡張孝先等實司厥役父老子弟不令而趨有弗服勞若撻諸市始雍正十二年九月越十月丙午落成徐君來請余文刻於繫牲之石先是

上諭撫臣請祀公河南賢良祠而懷之人猶拳拳焉專其敬於公者以公嘗陟降上下於茲土其神如或臨之也佚能思初安能推始其懷人之謂乎乃撮公濬河大畧書之

且係以銘告後之人無忘公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湖廣湘潭人持身治民所在皆著聲績爲時名臣銘曰昔河之溢滔滔東蕩沁水交漲漫及張秋公來自淮底績廣武道河南行傳復其所我劬孔亟公涕如雨再決再塞有萬其杵馬營既陂竟冀既寧公殁而視俟我河清帝曰勞臣鞠躬盡瘁秩祀賢良俞哉廷議惟此懷民立社以祠匪私匪媚明德是思我田我廬報以廟食公功不刊視此樂石

重建古陽隄迴龍廟記　沈榮昌

懷慶府城北門外有古陽隄上建迴龍廟以禦沁水之衝其創建均無可考然明成化間沁水擾城時郡守日照陳

公修復古陽隄教授李達有碑文正德十三年郡守鄭城
周公復修隄有尚書何文定公文皆云西起迴龍廟則此
隄此廟明前舊有之矣
大清乾隆二十有七年辛巳夏秋連雨如注七月旣望泉
山之水奔騰滙流城北丹沁兩河並漲遂齧古陽隄地甚
廟決北門入城為大患其狀畧載修城垣記中計自成化
十八年壬寅至此二百七十有九年豈地氣使然非惟人
力無能為卽鬼神亦不能違邪仰賴
聖天子恩膏普逮民復其所少司農豫章裘公曰修衛
命揣循履視隄堰殘缺不可數乃下諭知府沈樂胥河內
武陟諸令共議奏得

恩綸借帑金以𢚩民自河內達武陟沁河兩岸隄工一百
五十餘里皆爲補葺而古陽隄爲之首河內令李如龍專
司經理縣丞嵇鳳朝實始終之先補正隄三百四十餘丈
恐沙土不堅乃更於其外築斜隄二百三十餘丈護以埽
工又於其西築挑水壩廣袤約六十餘丈圍埽六十餘丈
隄既固矣乃卽於其上重建廻龍廟北向門庭三楹內院
[illegible]爲正殿三楹敬奉
皇朝勅封顯佑通濟昭靈效順金龍四大王之神
勅封靈佑襄濟黃大王之神西爲天師張眞人東爲龍神
昔所供奉者如是仰冀神庥爲吾民保障也東偏三楹廻
以廻廊又東齋室兩楹爲官僚巡工休宿之所又東爲堡

方庖湢墻宇咸匝始事於壬午七月閱五旬畢工以鎮海寺僧賢然就近爲住持司啟閉知府沈榮昌既題詩恭紀聖恩乃志緣起於石其勷事之紳士暨廣及飯僧之舊日廟中租籽地畝蓮塘並志碑陰

重修城垣記

沈榮昌

按禹貢覃懷底績蔡注云先時平地皆水致功爲難葢自堯舜時此間水最難治是以特紀禹績焉中古以來史書紀載不一至明成化十八年夏大水爲前此所未有尚書何文定公碑誌之致

聖朝撫馭區宇保乂多方億兆痌瘝有同懷抱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秋七月既望連雨如注衆山水奔騰齊下丹沁

兩河併流濟源沁溴各小水亦汜濫溢出皆注於郡城下
四面巨浸古陽隄不能禦遂決北門而入災及學校衙署
倉廒淹沒軍民廬舍漂人畜以萬計知府沈榮昌總兵官
田玉振河內令李如龍偕同城文武僚屬鵠立危隄三晝
夜乘筏縋城而登百計救拔災黎稍定水漸落乃飛牒購
泗入達諸行省入告蒙
上特遣重臣戶部侍郎裘公曰修撫循郡縣賑卹蠲租不
惜帑金億萬不數月民皆寧宇守令檢視城郭共為水毀
城堞二十八處西北二門樓櫓圈洞摧敗無址東南二門
亦圮僅存樓形循例核報蒙巡撫胡公寶瑔奏請得
俞旨發帑金修治興工於壬午年二月竣於是年六月以

代賑百姓子來朔速工堅屹如山立是役也河內令專司其事郡守爲督察絕弊端恤勞役旣成乃率將作與縉紳耆老共拜稽首頌

聖恩紀緣起以祝億萬年鞏固勒諸石

原武吳令開渠碑記　胡振組

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誣也孫叔敖決期思之水溉雩婁之野而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唐書稱同州刺史姜師度旣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當時詔書褒美謂其識洞於微智形未兆讀史至此亦可知卒作興事之勤而授方任能之器焉懷慶所屬七邑原

武最小其地瘠而民貧自武陟之馬營口決而鄰邦胥受其害原武無溝洫以洩水尤苦昏墊婺源吳侯來為茂宰整綱肅紀百廢具舉相地勢之所宜順民情之所急循行阡陌審度源流南北溝渠後先疏濬不妨民事不費民財惟侯之役民即所以利民而民之趨事自無不終事下令如流水而畢鍤且成雲此工一成水不為害沮洳之地可以耕耘瀉鹵之區亦堪種植田租易辦則民不困於催呼水潦無聞則民胥登於康保其利澤之溥又何可量哉然而善作者必待善成偶淤而即疏方不致於湮沒此亦任事者與記事者之意也漢杜詩修召信臣舊渠以溉民田當時百姓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史册書之以為美

談侯之政成第一無慚召父而吾尤願後之宰是邑者有如杜母則原武之民其永無昏墊之憂矣是爲記

修隄記　王其華

濱河郡邑詔置河隄自漢以後歷代不然至我朝於河防尤加意焉温一濱河邑也西北而東地據高阜然南臨河灘距黃僅數里歲逢波漲間亦爲患思建城隄氣露胎更宜築隄以補之余下車閱城私怪前人創建未周及考縣志有王公隄者係明太守王公命邑令馬建築俾温之氣脉完聚關東魯伊君因其廢而復興焉始嘆三公之早有造於温惜至今傾塌已盡也有志修葺而涖任五載民數疲奔未敢輕舉今年春士民公議按畝派工僉

請重修竊喜素志得遂捐俸以倡民樂趨事不三旬而告成其制自先農壇坡頭以東五十步起至菜園莊西十餘步止計長三百七十五丈高一丈一尺底寬三丈頂寬六尺蓋視舊制尤寬厰云斯舉也以防河患以聚地脉接跡東魯復王馬二公之業敢自以爲功乎後有與吾同志保護而修葺之温之士民吾知必有感戴於不朽者是爲記

卜里書院碑記　王其華

宋有四書院嵩陽睢陽兩在中州可謂盛矣自元而明多倣白鹿洞故事設館擇師至

國朝教化軼於隆古直省郡城皆建書院温於是有義塾五處考之邑誌孫平谷設於前祖念修增置於後二公[illegible]

有造於温也獨惜其因仍祠廟地無專所而貲出灘租河塌靡常又且無幾法不備而澤不深耳昔鄭康成以子夏爲温國人洪容齋嘗曰孔門弟子窮經惟子夏著述最多易有傳詩有序禮有喪服春秋則公羊高受之子夏論語又半爲子夏所撰述是聖教行於西河温之八尤著也誠爲備其法而深其澤惡知今日之温不有嗣遺響者乎余癸酉春由峯莅斯邑歷甲戌兩載皆有志未逮乙亥秋集邑紳士共商余倡捐薪俸士民樂輸金計二千餘兩分寄鹽當收息爲歷年膏火貲並購買書籍其餘即舊察院地改建書院至季冬而落成焉院有講堂后有更衣軒又后有藏書樓樓之左右爲四箴亭二銘亭講堂左右齋房二十

八問爲諸生肄業所其前大門之東建奎星樓讀書之暇登臨遠眺太行大河勝槩胥收豈不壯哉至論書院中師何以教士何以學則明道先生取士劄子晦菴先生貢舉私議魯齋先生教士成規典章具在可循而守也嗟乎爲宰莫要於興利興利莫大於立教余之建書院不過踵孫祖二公而爲之但立法較備庶幾教可久澤可深豈僅以文采風流爲斯邑慶亦曰崇本務實經明行修遡西河之遺教繼卜氏之流風是則余所望於溫多士焉若夫邑士民樂於輸將勇於從事更勒其名於石以垂不朽

新修覃懷書院碑記　　劉德[illegible]

武陟爲沁黃交會之地水患較甚於他邑而人文之盛亦

為河北之最勝凡圖史所傳誌乘所載蔚然斟鄉理[illegible]者其由來久矣余自甲午春承乏茲土邑中多名士皆[illegible]公不至夏月觀風覽其文莫不有根柢法度因於歲科兩試之外每月初二十六課合邑生童令勤乃業予亦藉爲觀摩而諸生踴躍赴課文彪藝穆心竊喜之乃懷君繼屬皆有書院而武陟獨無殊爲缺典予擬建之值傳書倥傯日不暇給越明年又沁溢張郡于方尾各憲役糾集徒衆從事於宣防施予之役晝夜經營數月始蹇其潰岌岌乎未遑事此也頃蒙察憲臺自分守河北一切皆以愛養斯民樂育人材爲務公退之餘輒議斯舉丙申秋某監公之志循余之責爰與邑之首事諸公及城鄉諸紳士各捐資

交首事經理首事等俱歡忻趨事公爾忘私且視爲已事不辭勞瘁相度於邑城之西北隅買地一段建講堂六楹學舍十間退室兩廡以爲館師講學諸生肄習之所繚以周垣揭以戶扁興工於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六月落成朱道憲顏曰覃懷書院志古也爰又擇東安鄉項河灘地七頃七十畝三分及高鄉項河灘地一頃二十九畝七分三釐歸之書院以給薪糧備膏火具揭於碑用垂永遠夫邑無大小無不可以致治民無賢不肖無不可以學而歸於善況茲土素號淳樸入文濟濟凡秀士童子可以登賢書而捷南宮者指不勝屈

今天子昌明文教廣厲學官遐爾胥應羣萃而業於是明

先王之道以聖賢爲師體立而用行由此士習民風蒸蒸日上以仰副
作人之雅化是則守土者所致望於邑中而邑人士之所以自爲者當若此也漢有蔡司徒茂李太守章下暨晉宋元明其間名公鉅卿皆懷人之表表者行將聞其風而興起乎是用綴其顛末以貞諸石

重修原武縣五龍廟碑記　　張鳴鑾

古者雩宗之祀其神主於水旱凡以爲民禦災捍患故也而龍神之祀亦是族也故廟祠之者徧天下偶值雨澤愆期即於此雩禱焉原邑西門外舊有五龍廟廟前有池當池之南爲三官殿創始者已不可考閱前記明萬曆中邑

令某因旱徧禱羣祀偶閱三官廟碑云廟後有五龍池浚
之則雨如其言果驗遂築土爲臺搆廟其上浚其池而深
之鑿爲井如神之數豈先敢有池而廟或即經始於此與
嗣是因仍補苴僅存舊觀今之擴而新之視其舊有加遂
爲一邑之勝蹟者則前河北觀察康公今觀察唐公相與
終始之也夫廟之來久矣茲何爲而新之也自乾隆四十
九年閏三月原邑旱饑二麥枯槁秋禾未布民之薦饑以
死者相繼也康公行部至原哀原民之顛連無告而不忍
其嗷嗷以待斃也而又慮展轉上請之稽緩時月而卒無
救於百姓之死也立捐廉俸若干及各上憲量捐若干例
價得常平倉穀四千九百餘石勉目督令各員設廠煮粥

者別局養之病者予醫藥壽參於省理之暇徧閱祠廟暑
校藉以修廢舉墜因至所謂五龍廟者視其棟宇頹廢池
水堙淤遽令新其廟浚其池且曰令粗具規模可申禱祠
而已勿重罷吾民為也乃執香徒步手為文以祝焉語次
謂令若簿曰祈禱非具文而已實在經濟即祈禱也至五
月初旬遂大雨人各歸業全活者數萬人非公之卹災救
荒曲盡條理何以神人叶和而致澍雨之應哉自是公往
來過原必入廟拜祠焉欲更新之而未遑也未幾被命移
節淮徐公且去唐公來莅斯任乃毅然曰公未竟之事即
吾事也遽出俸金屬典史范大勳董其事原人悅是役也

爭輸貲以襄厥事趨功者不召而自來於是神各一龕門
廡案幔皆具丹雘之黝堊之廟貌爲之一新池則涸其水
井之淤泥者汰之四圍以瓴甓厚砌之及上則甃以石復
周以欄計其深尋有九尺方周十四丈四尺水深丈餘瑩
澈可鑑三官殿則移而建之於東别爲門垣而於故址創
前門三間其背爲屏門自前年三月訖今年五月而工告
竣原之人咸言曰廟則既新矣可以妥神靈可以光祀典
祈甘雨者於斯答靈貺者於斯睹是廟也愈感前觀察之
活我原民既去而猶睠睠也又感今觀察之不私其力樂
成前事之美也不詳其事之顛末又孰知是廟之新皆一
公之嘉惠原民相與以有成而神降之福也鳴鑾聞其言